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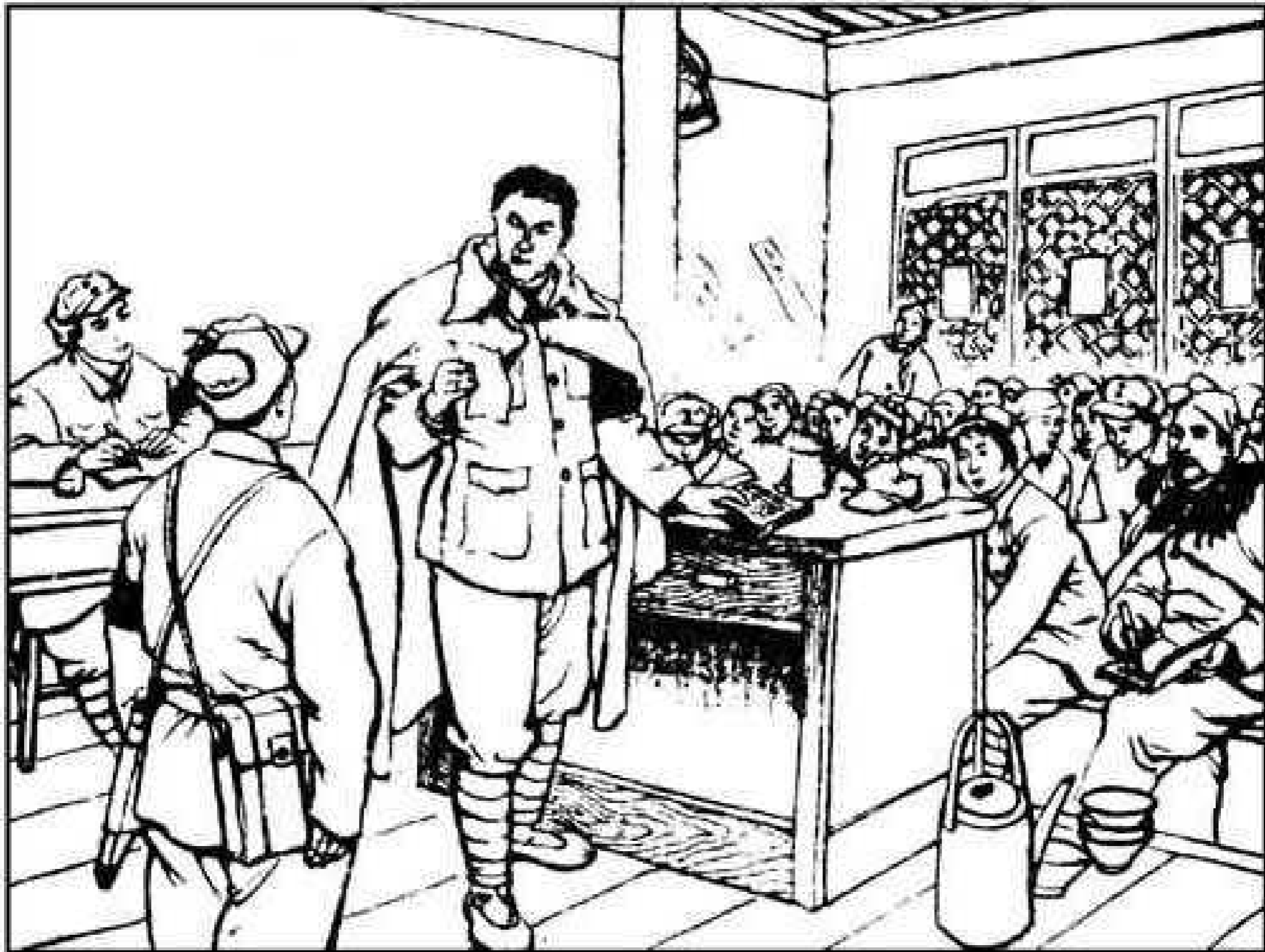


野火春风斗古城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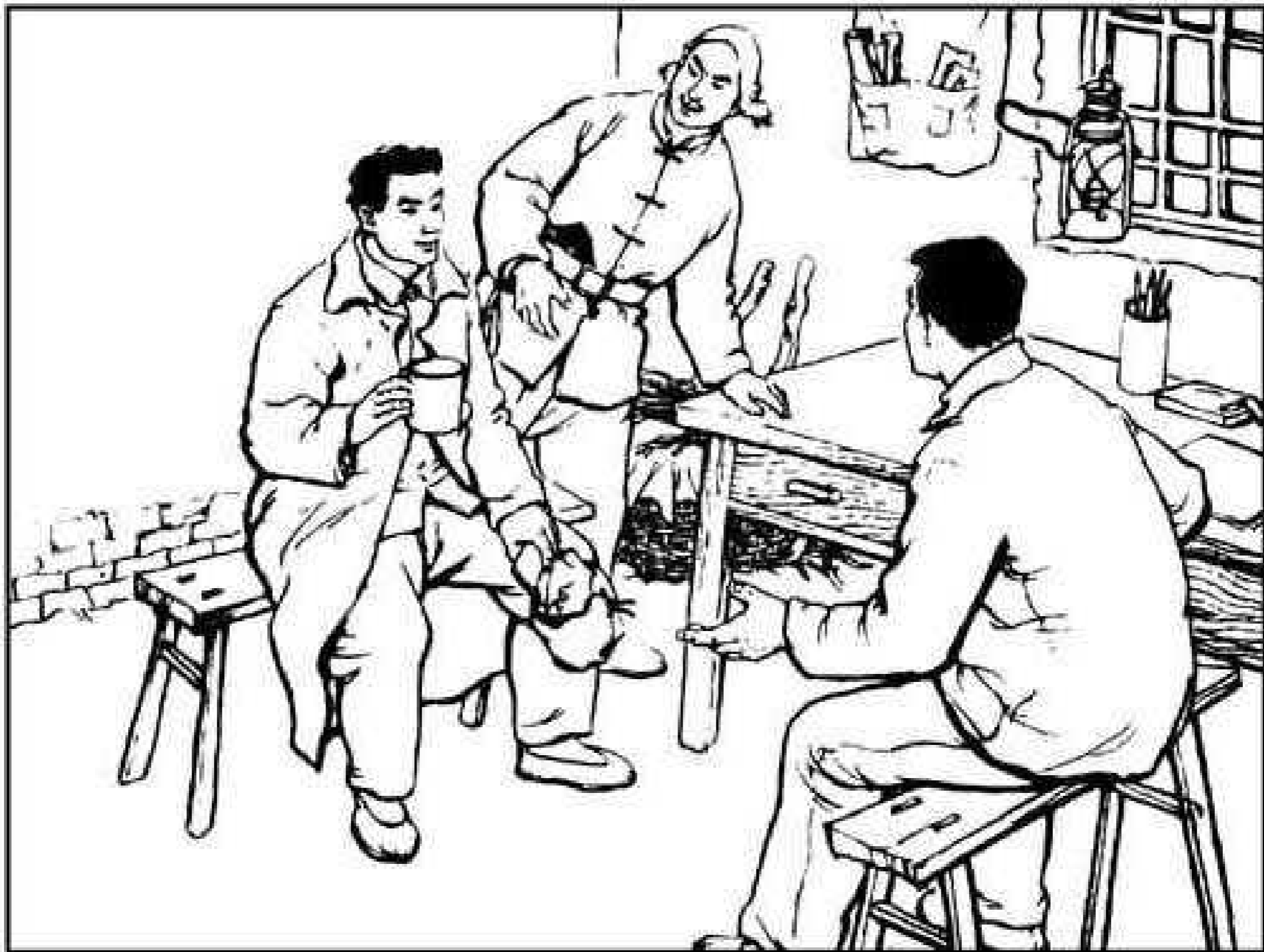
YE HUO CHUN FENG DOU GU CHENG

杨晓冬深入敌区



1. 1942年冬，华北某地区团队政委兼县委书记杨晓冬，在靠近津浦路的一个重要县份，正在召开负责干部会议，传达上级党对1943年的工作指示，忽接地委机关转来的加急电报，要他立即接受新的任务。

nangua制作



2. 会议还没有开完，他便急急赶到地委机关。地委书记告诉他，上级决定调他搞城市工作。杨晓冬提出要开完会再走；可是来接他的武工队梁队长却要他立刻动身，说军区的肖部长还在等着见他。



3. 杨晓冬匆忙地跟梁队长出发了。两天后深夜时分，接近了京汉路的敌占区。为了侦察情况，保护首长的安全，梁队长总是拉开杨晓冬一段距离，机警地走在前面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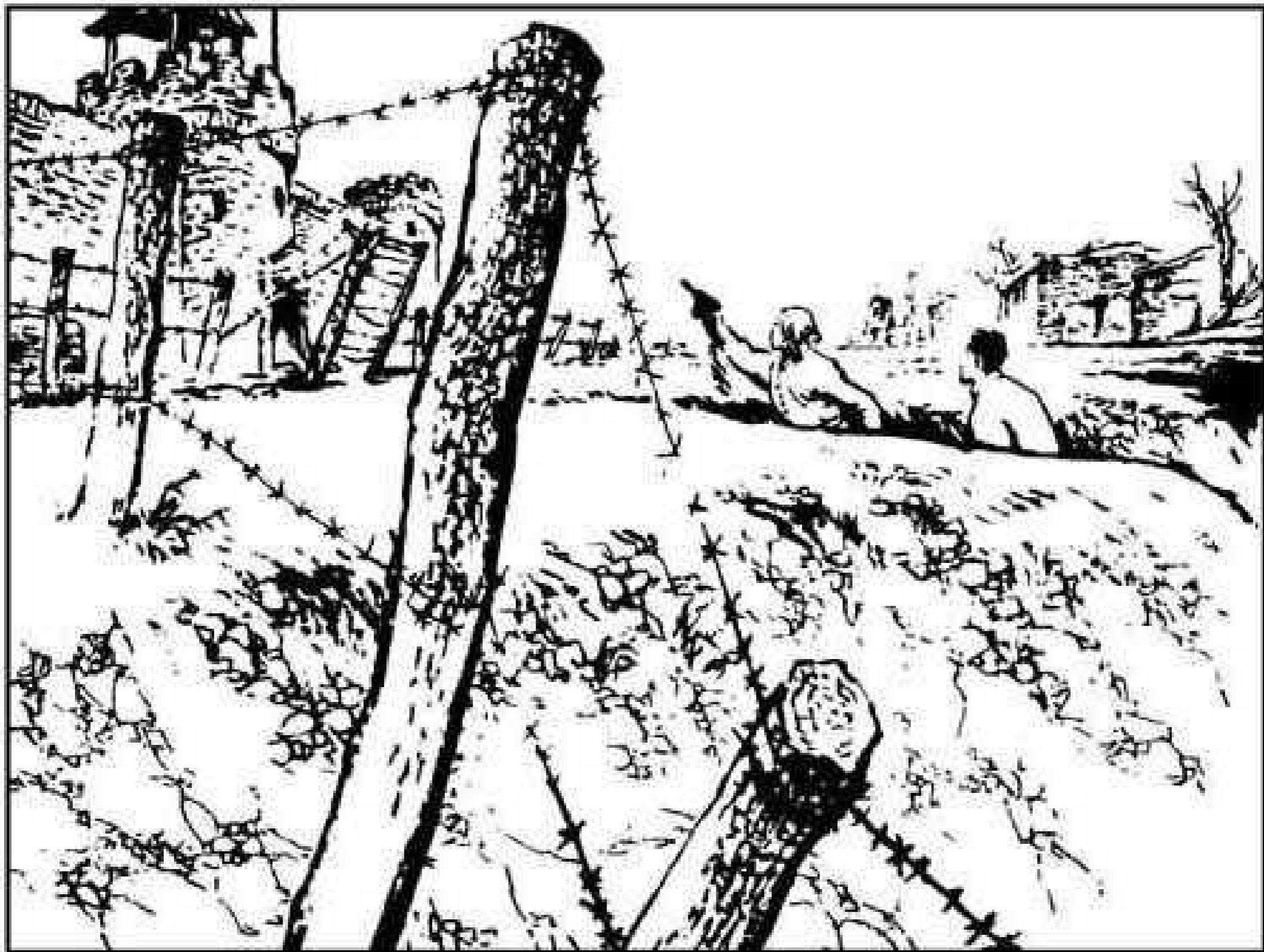
4. 刚要跨过铁路的时候，忽听有人喊叫：“站住！什么人？”梁队长循声望去，发现路口有五六个人，他一个箭步窜到一棵大树后面，拔出手枪，厉声反问起来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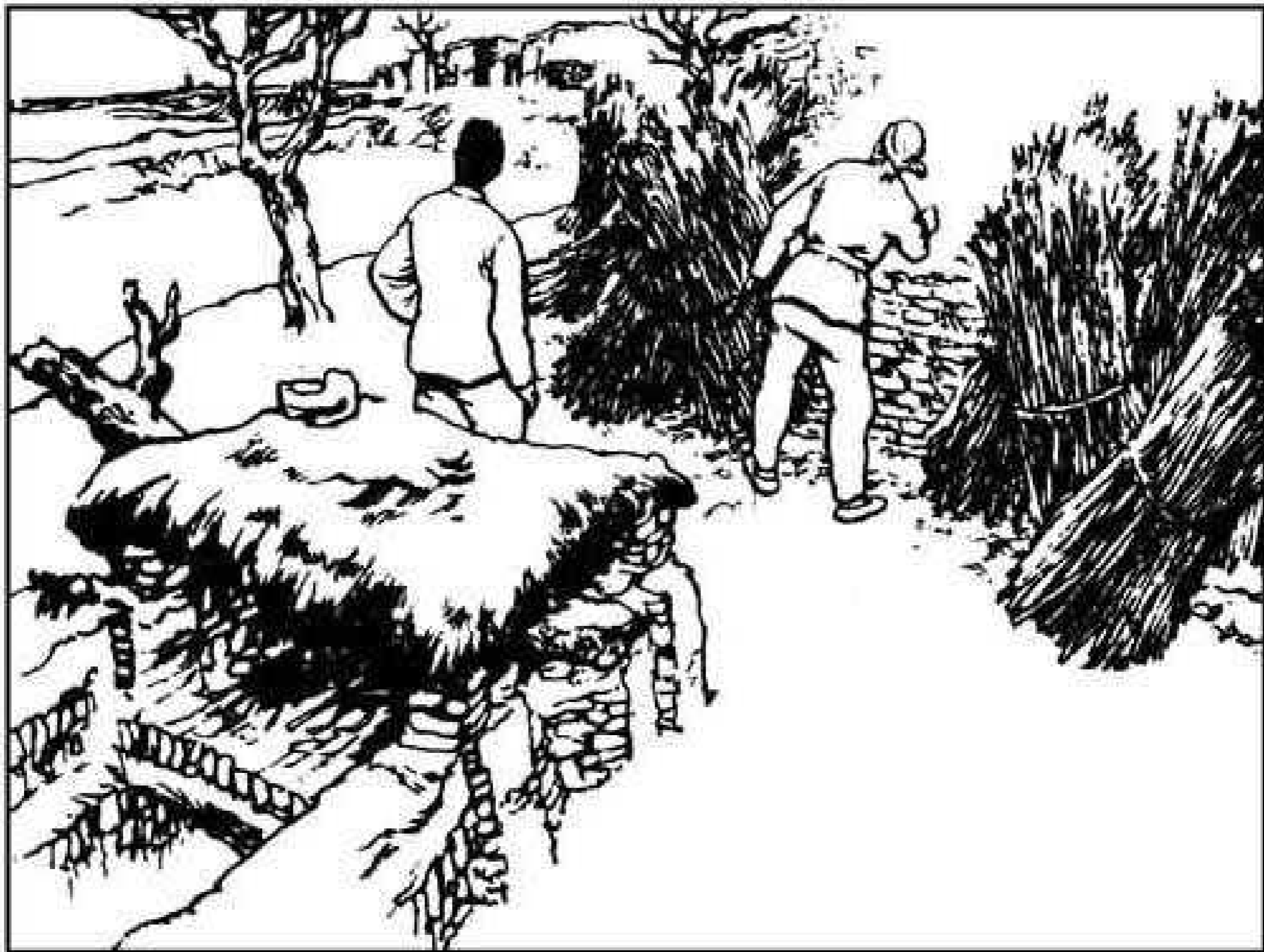
5. 梁队长知道是一帮特务。他们成群打伙地黑夜出来，说不定又要干些什么伤天害理的勾当？想到这里，他不由一股怒火涌上心头，骂道：“龟孙子们，眼瞎耳也聋！没听说过姓梁的神枪手？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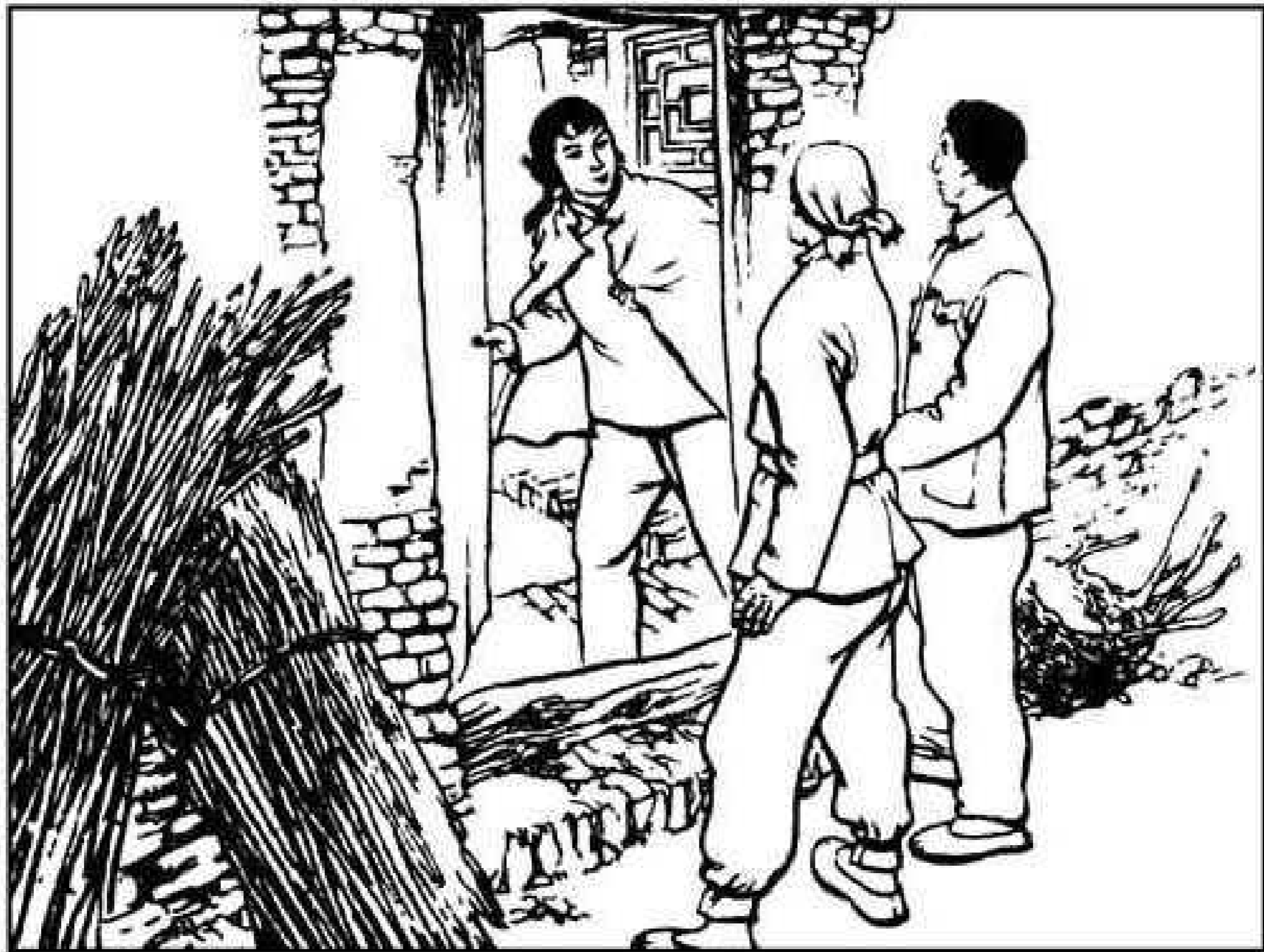
6. 特务们一听是梁队长，立刻胆怯地说：“双方都有公事，各自方便吧。”说完就夹着尾巴溜了。杨晓冬在后面听得十分清楚，暗自称赞：老梁在敌人面前还有这么大的声威哪！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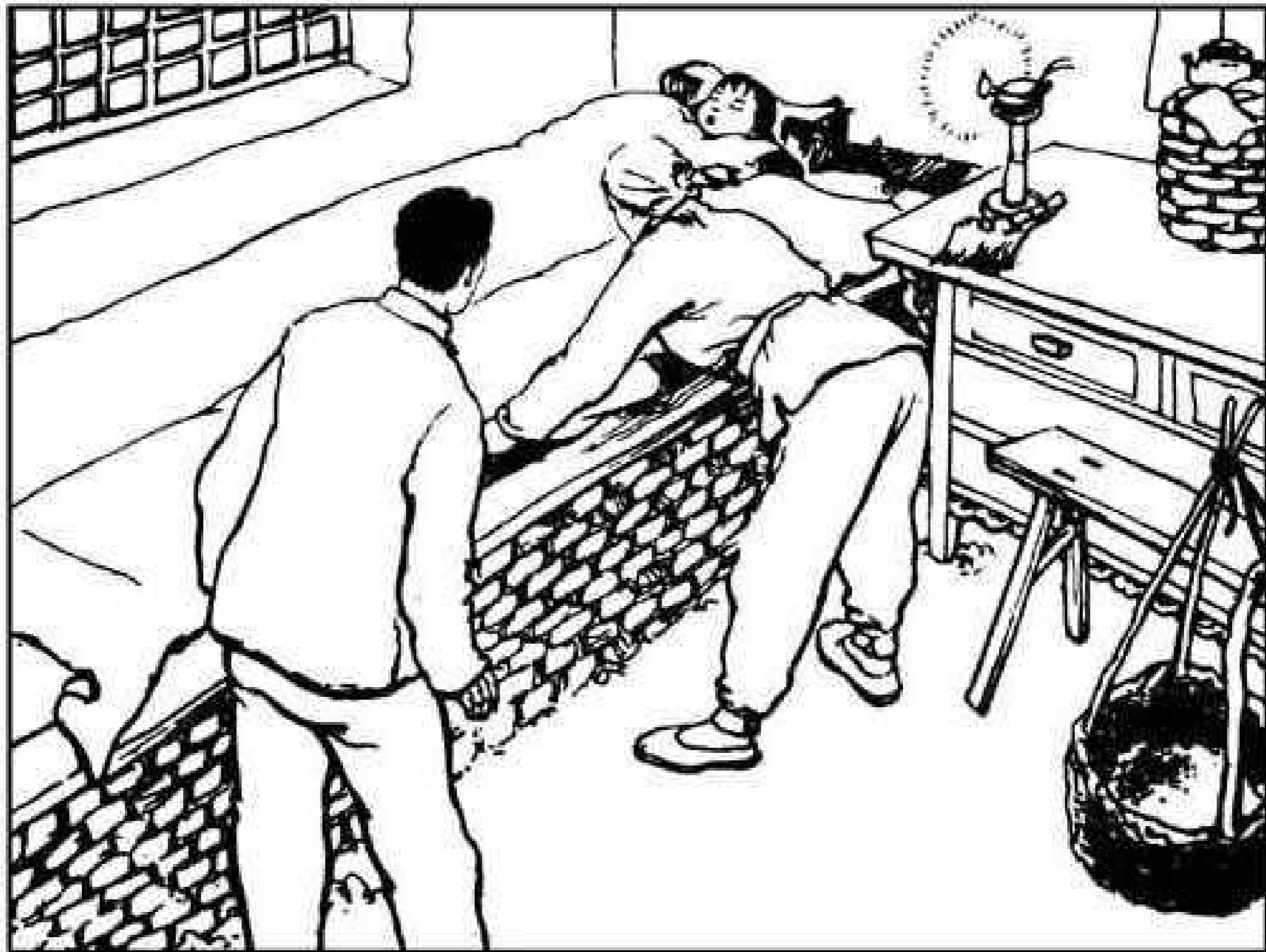
7. 翻过了封锁沟，他们清楚地看到炮楼里的挂灯，隐隐约约还听见里面有打牌声。梁队长高喊了声：“留神武工队的神枪！”“啪”的一声，就把挂灯给打灭了。炮楼上立刻变得死一般的寂静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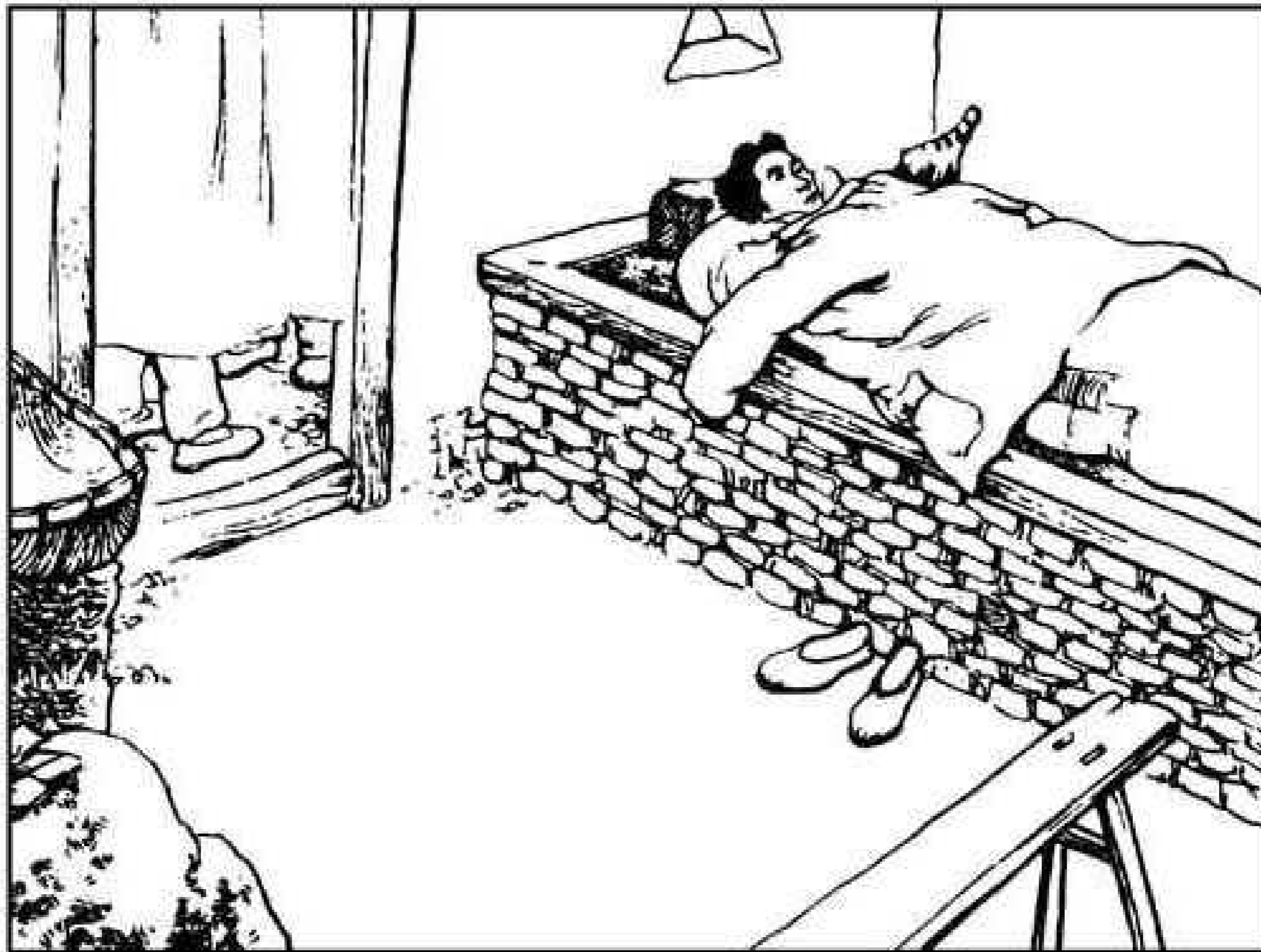
8. 又急行了一程，前面出现了一个村庄，村头有三间矮土房，周围堆着许多秫秸，要不仔细瞧看，简直不晓得这里还有人家。梁队长走上前去，很熟悉地拨开两捆秫秸，在山墙上连敲了三遍。



9. 工夫不大，门轻轻地开了。一个年轻女人向梁队长望了一眼，就一声不响地把他们让进屋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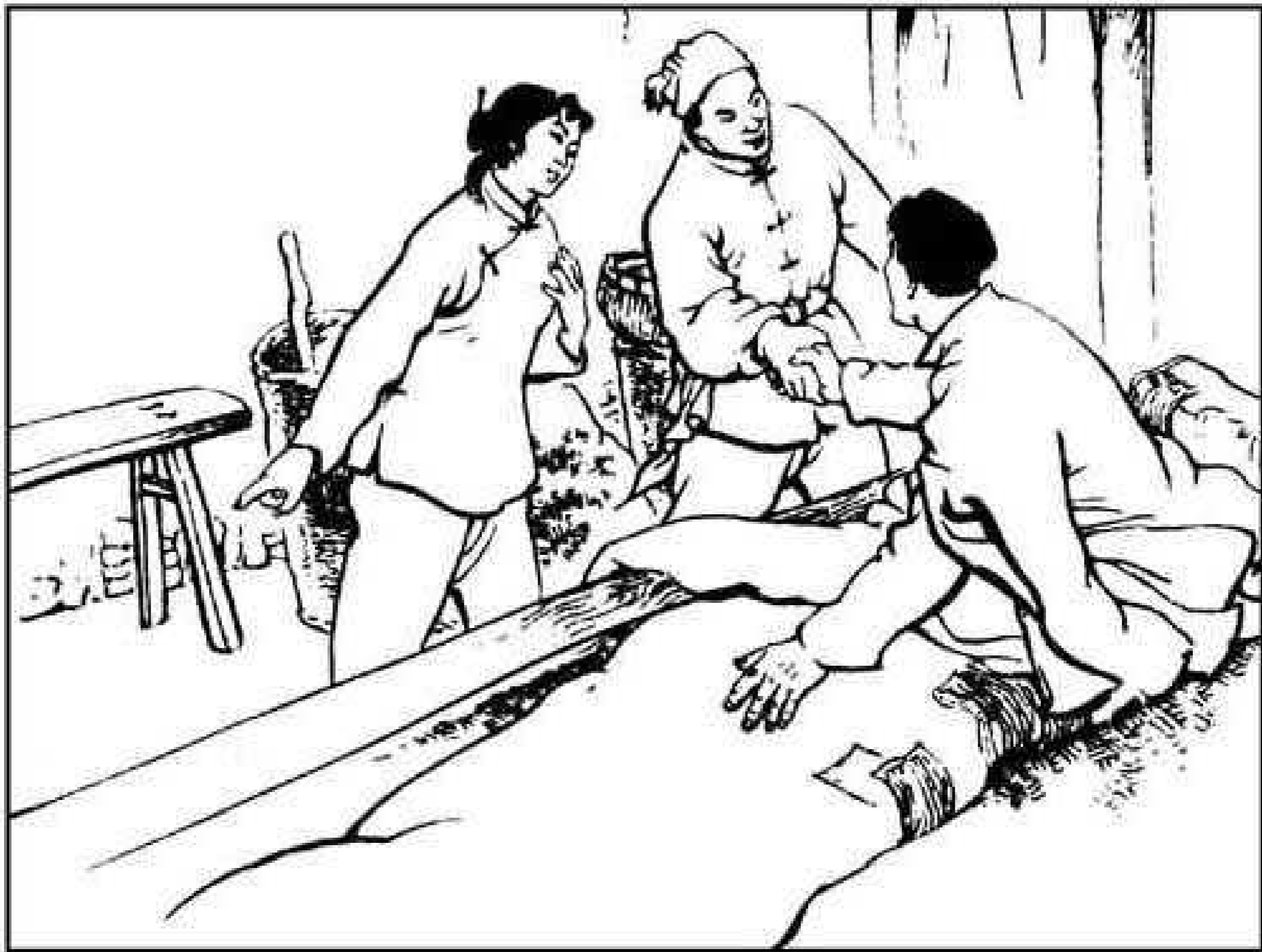
10. 梁队长好像到了自己家里，点亮了灯，看了看炕上睡得正香甜的孩子，又扫了扫炕，拉下一条棉被，叫杨晓冬上炕去暖和暖和。



11. 杨晓冬刚躺下，眼睛就睁不开了，朦胧中，他听到外间屋有人说话，是梁队长在向那位女同志谈论路上的事情。



12. 一会儿，他们进屋来了。梁队长见杨晓冬并没睡着，就对他说起周围的情况，并给介绍说，这位女同志名叫金环，是个党员，明天就由她护送，叫杨晓冬放心在这里歇一宿。



13. 金环也笑着说：“万一敌人来要，你就说是俺孩子的爸爸。”梁队长看杨晓冬听到这句话，神情有些犹豫，忙解释说：“都是自己的同志，没说的，你安歇吧，我该走了。”说完，他握了握杨晓冬的手，就告别离去。



14. 天明时候，杨晓冬一觉醒来，听外面有拉风箱的声音，他撩起门帘，只见金环已换了一身干净衣服，头也梳得整齐光亮，若不是拦腰系着围裙正在忙着做饭，真会以为她是一位盛装的客人呢。



15. 杨晓冬急于要会见那位闻名而未见过面的肖部长，他草草吃了早饭，便催金环上路。因为他们要去的河头镇是伪军驻扎的地方，金环叫杨晓冬换上便服，两人扮成夫妻走亲模样，就出发上路了。



16. 到了河头镇，守寨口的伪军向他俩打量了一下，无赖地问：“是一对吗？”金环把脸一沉说：“谁家没有夫妻！”她拿出“良民证”，拉着杨晓冬就走进寨口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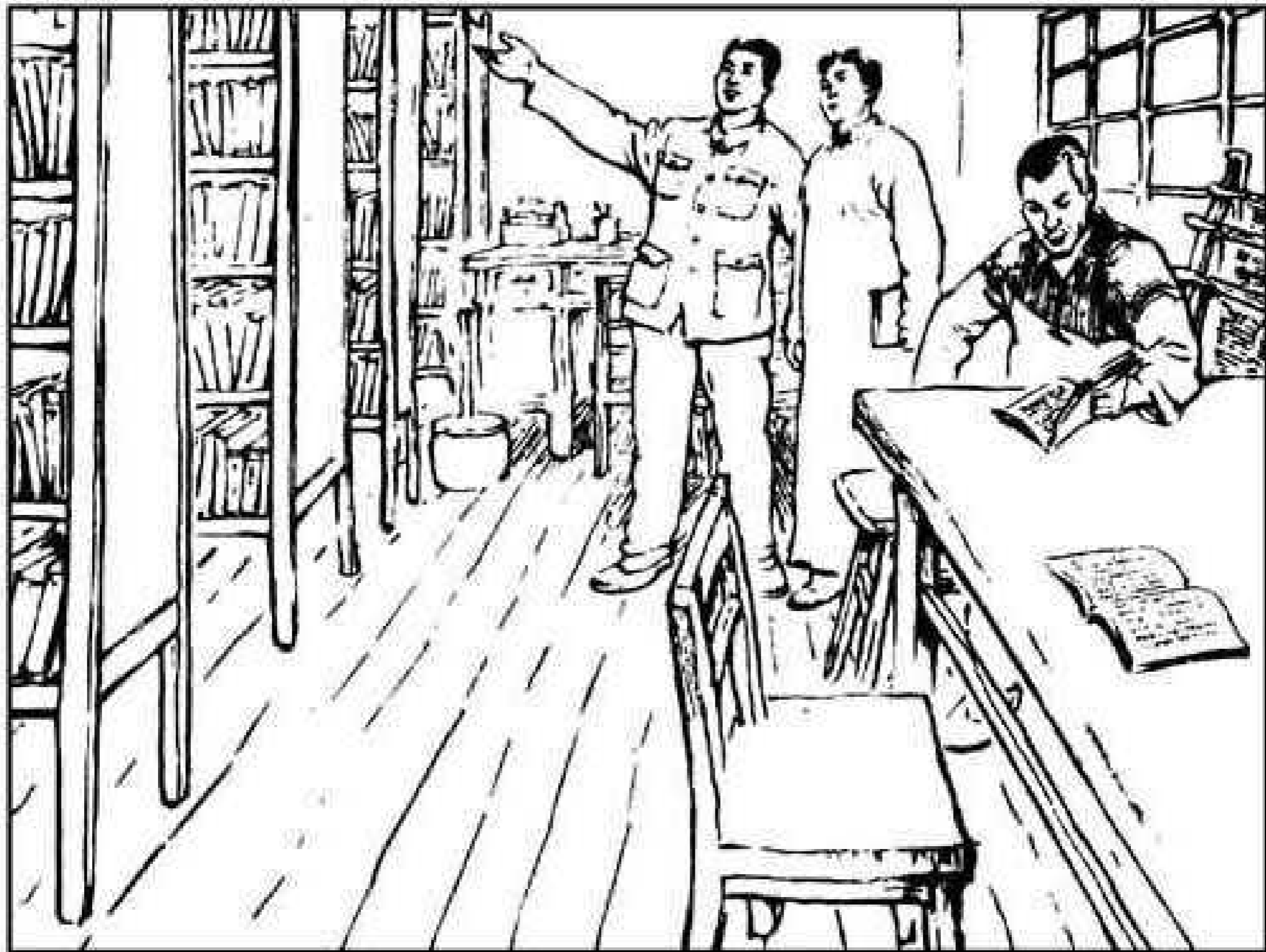
17. 穿街过巷，金环把杨晓冬领到一所很僻静的宅院里，就自己去找肖部长。不大工夫，她回来了，给杨晓冬带来一封信，说肖部长前天已经走了，杨晓冬感到很失望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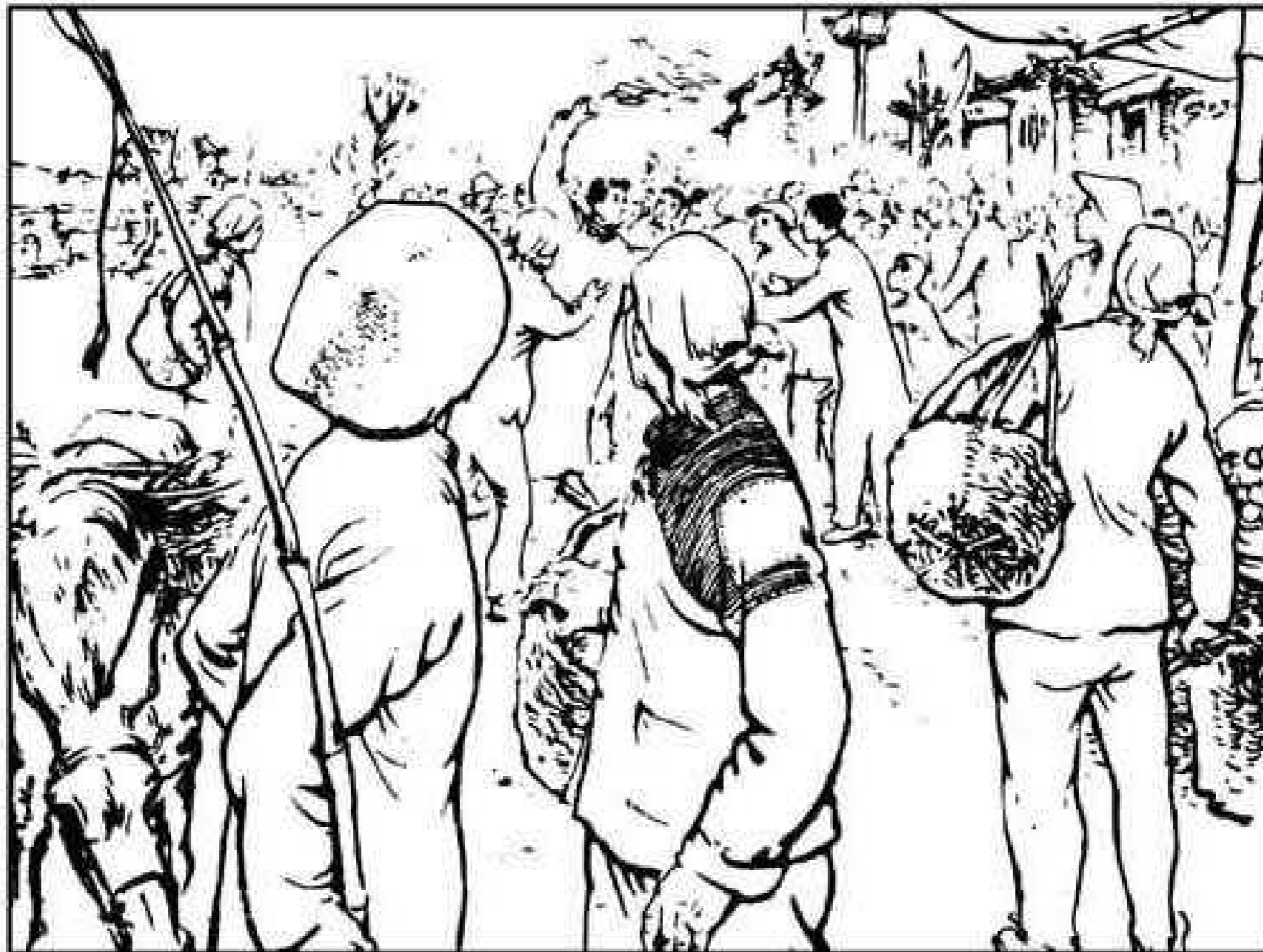
18. 杨晓冬拆开信，见字体很熟，信里介绍了敌情和联络方法，要他以失业市民身份打进敌伪占据的省城；并要他寻找老韩同志的后代。他不由心中一动：这肖部长到底是谁呢？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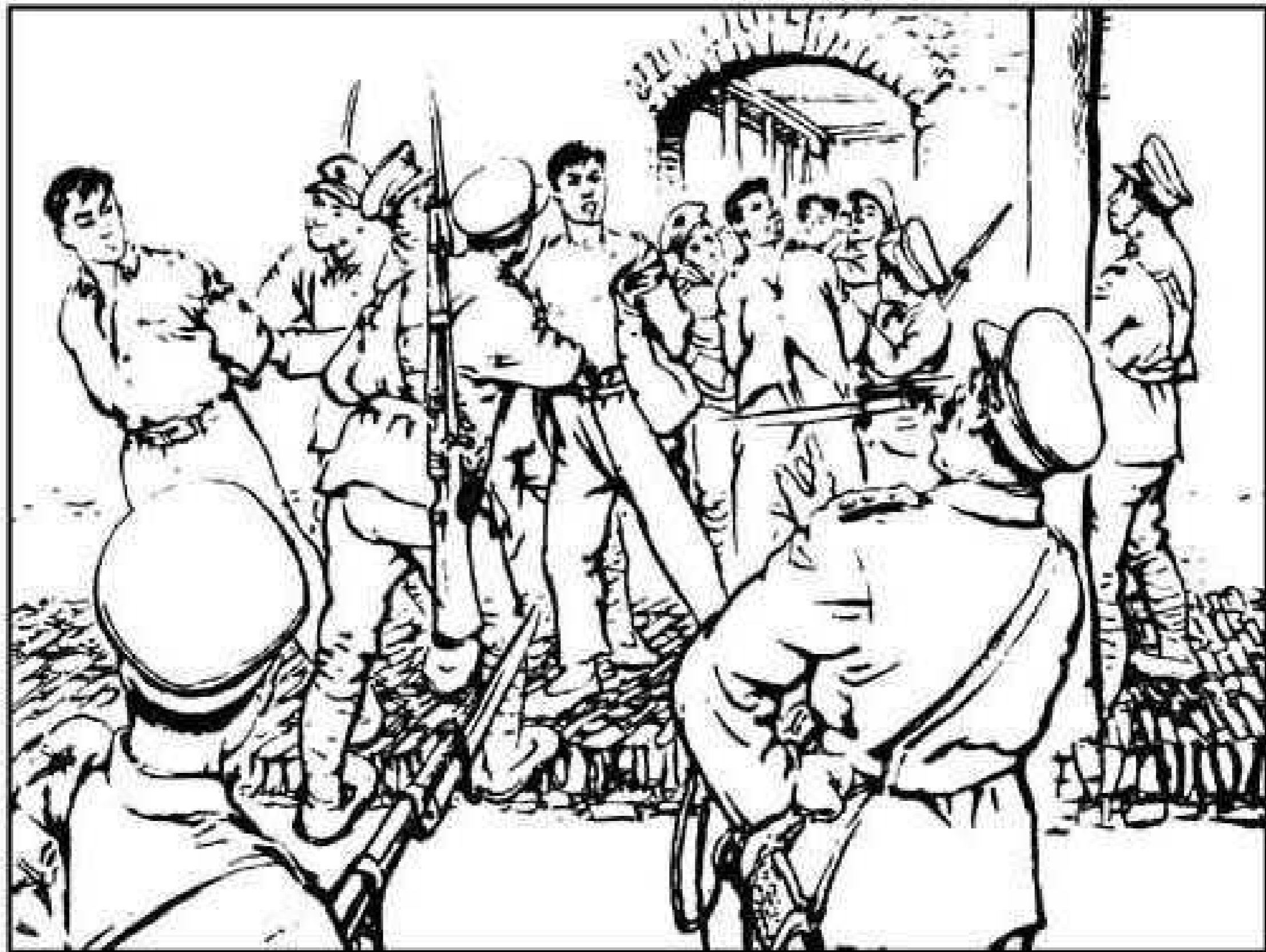
19. 信还没看完，他就急忙翻到最后一页，看见签字的地方是“老战友赵肖峰”，他不由惊喜地“啊”了一声，陷入深沉的回忆中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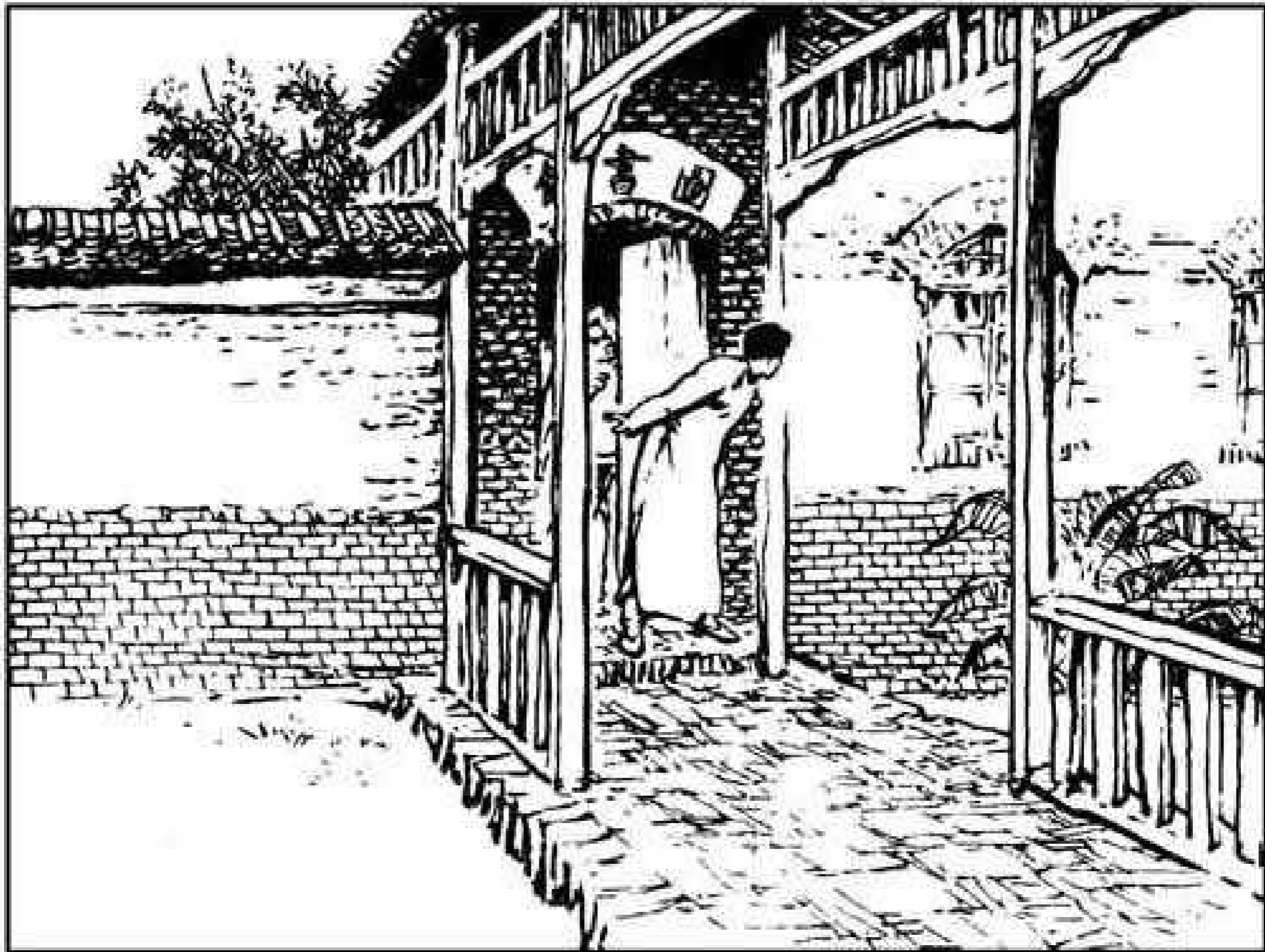
20. 原来杨晓冬是一个靠母亲纺线供出来的穷学生。1930年，他考入了官费的省城师范学校，结识了两个共产党员：一个是学校的图书员赵肖峰，一个是打钟的工友老韩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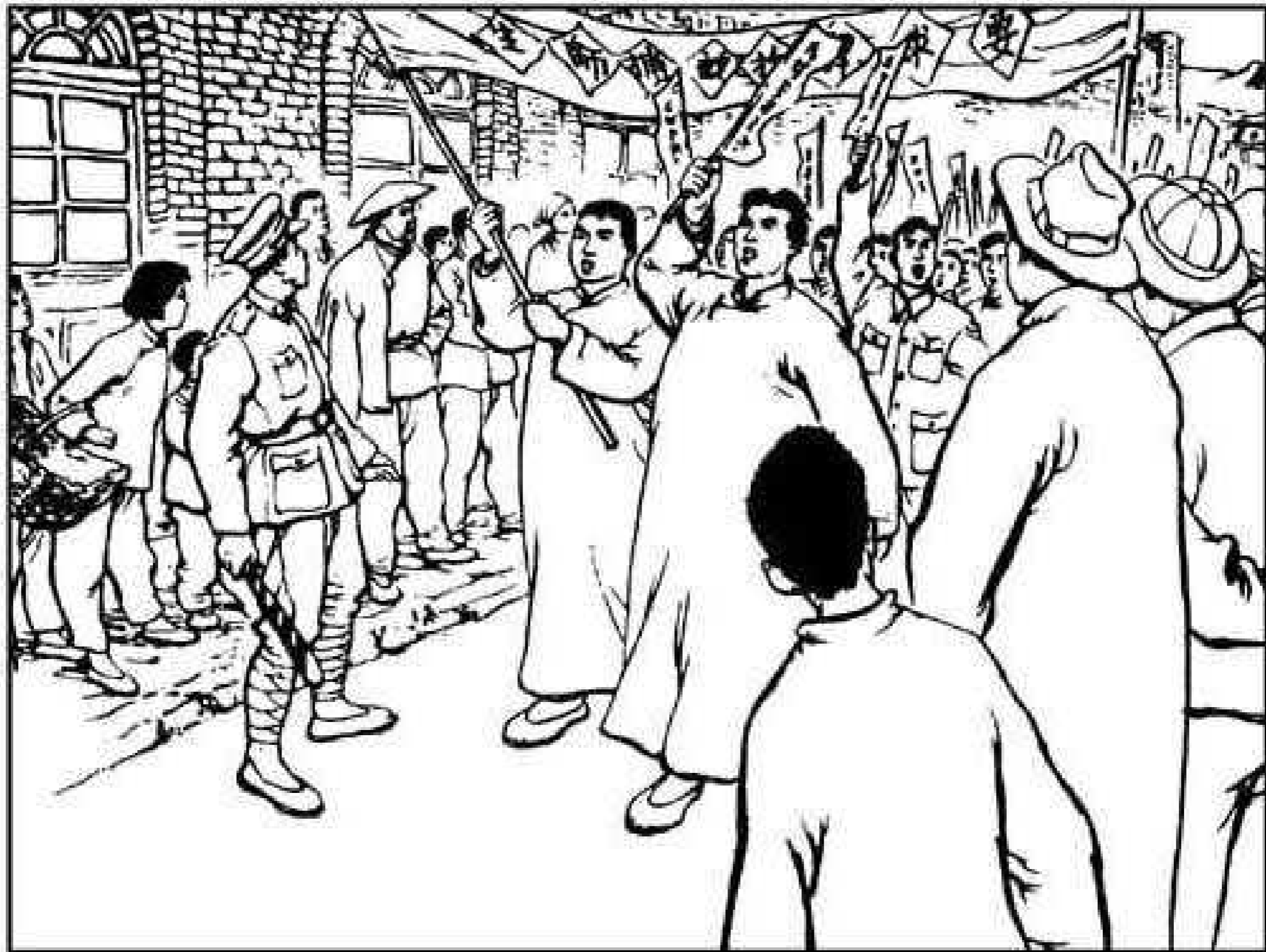
21. 由于他们的帮助，杨晓冬读过了“共产党宣言”和其他一些进步书籍。他感到这些都是颠扑不破的真理，使他很快成为一个共产主义的信仰者。“九一八”事变后，他参加了抗日救国的活动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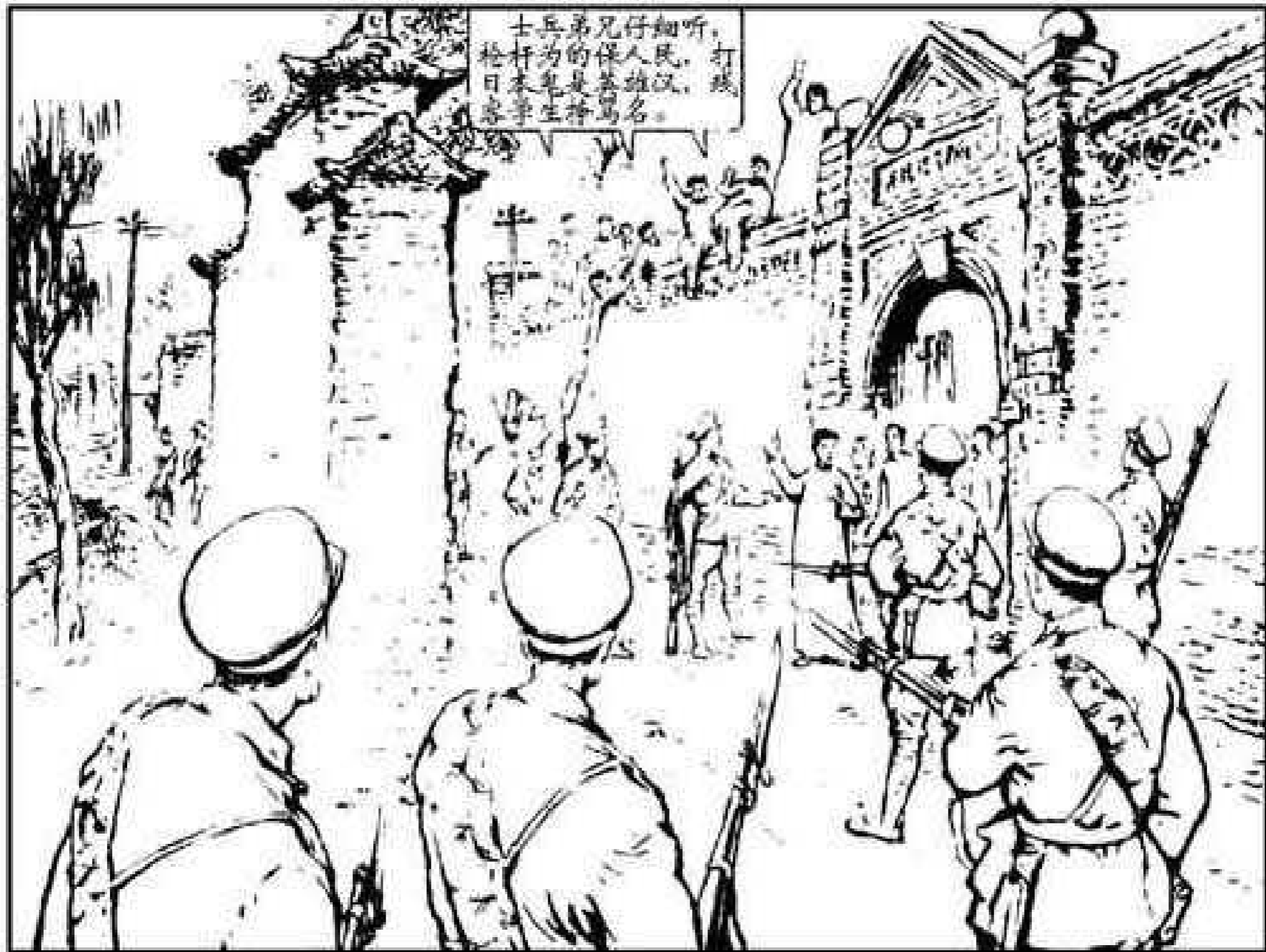
22. 过了不久，国民党反动当局就得到了情报，派了十几个宪兵，深夜闯进学校，逮捕了两位教员和三名学生，还追问他们哪一个姓赵。



23. 杨晓冬知道宪兵要搜捕赵肖峰，他急急忙忙跑到藏书室，叫醒了正在酣睡中的赵肖峰，趁天色未明，悄悄从校园把他送出校外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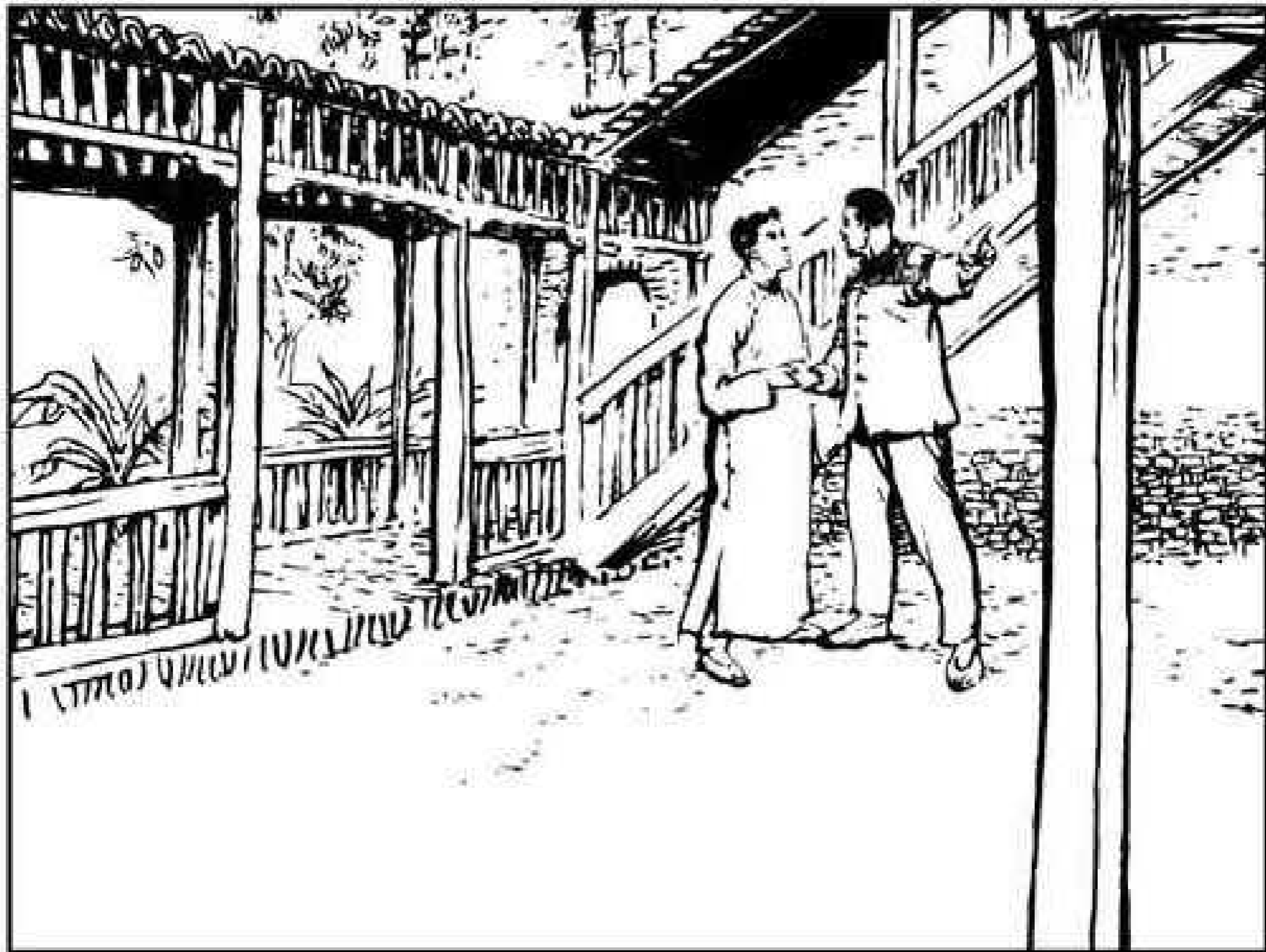
24. 第二天，赵肖峰领导同学们组织了请愿团，要求释放被捕师生。反对当局置之不理，同学们非常愤慨，于是列队游行，沿途高喊口号，张贴标语，把蒋介石投敌卖国的勾当都给揭发出来了。



25. 反对当局老羞成怒，派出大批军警把学校包围起来。同学们决定无限期罢课，并对包围学校的步兵七连展开宣传争取工作。杨晓冬领着同学们骑在围墙上，唱着自己编的歌曲，士兵很受感动，让同学们随便出入。



26. 这情况很快被特务发觉了，把七连调回营房，另派九连来接防，还加派宪兵监视，并提出最后通牒，限令三天内交出赵肖峰等三十多人，其余学生全部解放。同学们更加气愤，纷纷拿起刀枪棍棒，同军警隔墙对峙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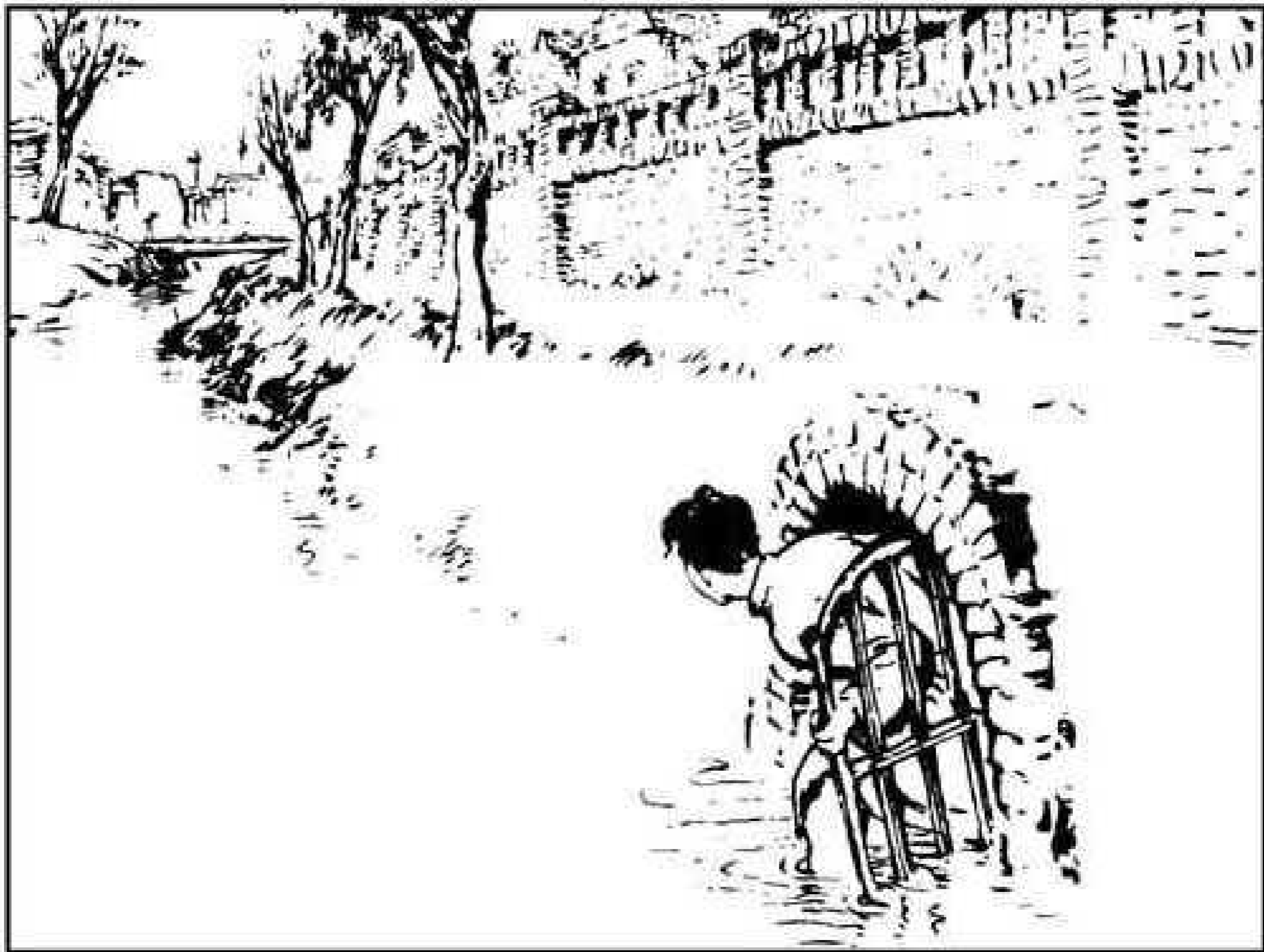
27. 可是过了没几天，学校里的米面眼看要吃完了，老韩十分焦急，便给在外面的赵肖峰写了封信，叫杨晓冬送去。



28. 夜深人静，老韩领杨晓冬来到钟楼。在钟楼左边的砖槽上，老韩掀开了上面的铁篋子，说这底下是一道污水沟，出口在校墙外的河坡上，叫晓冬从沟里钻出去，并再三嘱咐，回来时如有困难，就去找他儿子燕来帮助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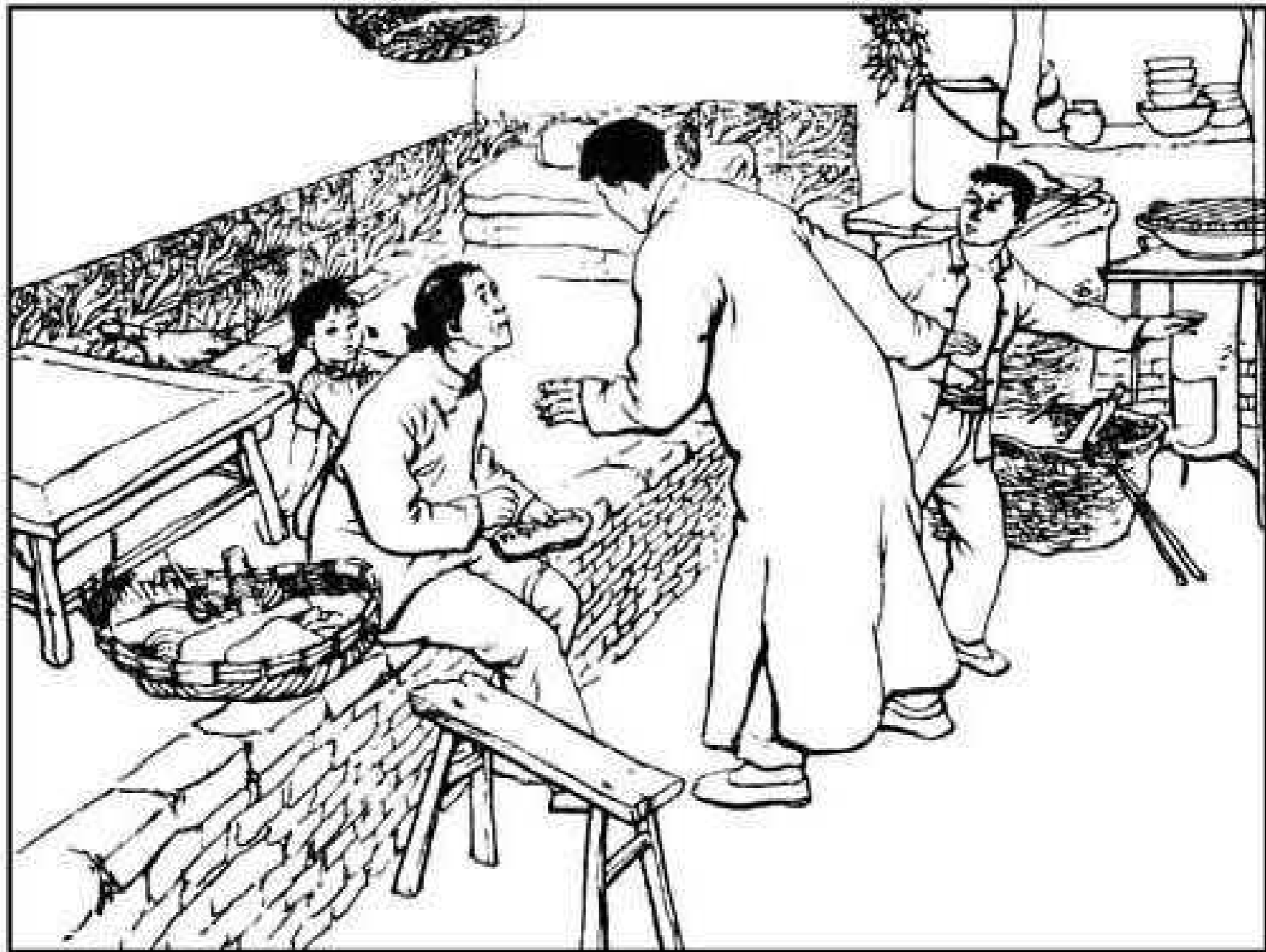
29. 杨晓冬心急火燎地钻进去。沟里冷气袭大，还有股腥臭味。他哪还顾得这些，只觉得心在怦怦地跳着，仿佛军警就踏在自己的脊背上，他手脚并用，恨不得一步爬出沟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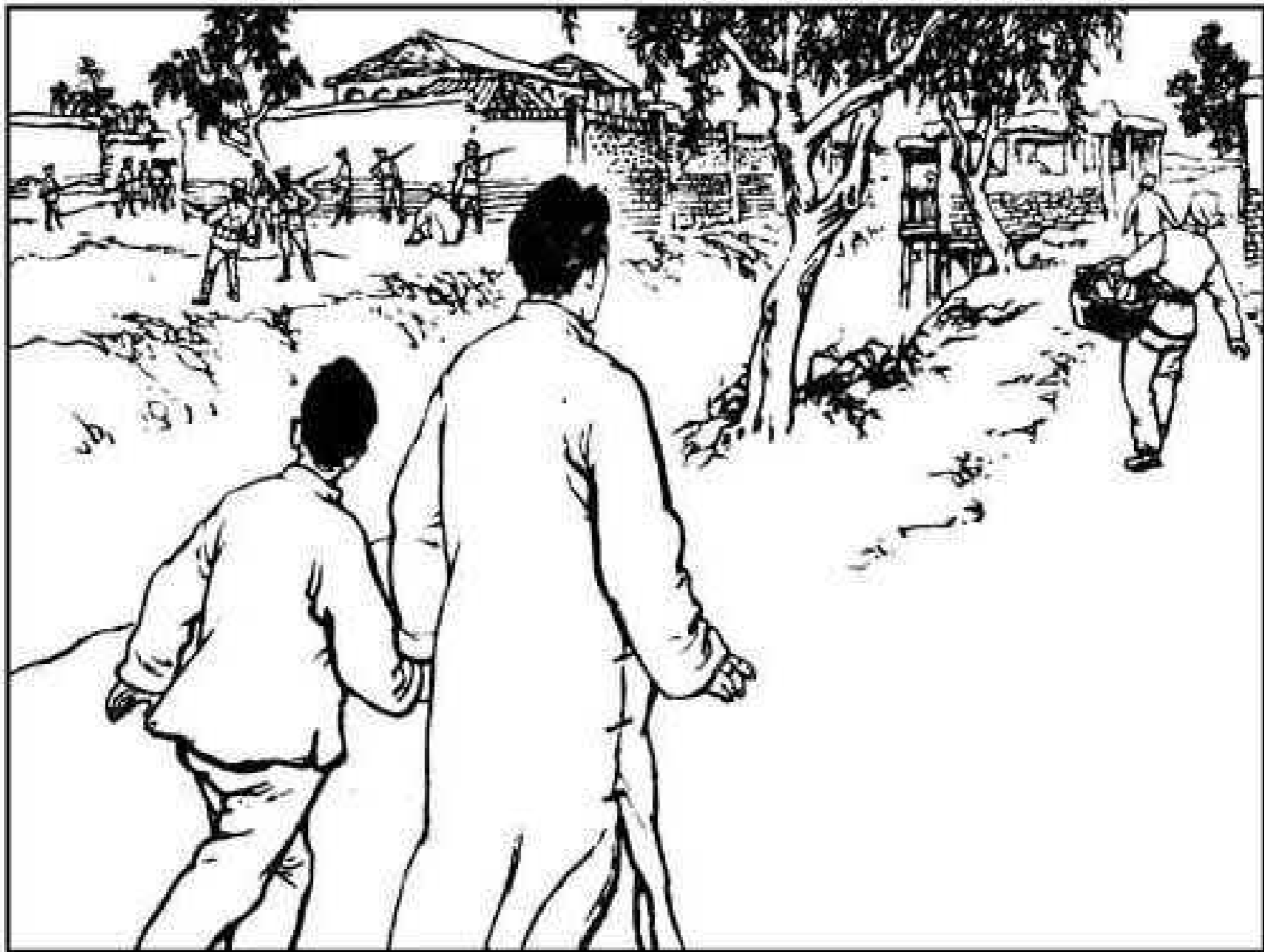
30. 突然，“砰”的一下，脑袋撞在什么硬东西上。头撞昏了，眼睛直冒金星，他停下来用手一摸，是出口的铁篦子，心里一高兴，早就疼忘了，忙用力推开，钻了出来。



31. 他终于把信送到了。当天中午，他拿着赵肖峰的回信往回走，绕到原来的地方，发现回去的路已被敌人封锁了！怎么办呢？他蓦地想起临行时老韩嘱咐的话，忙转身朝城里走，去找韩燕来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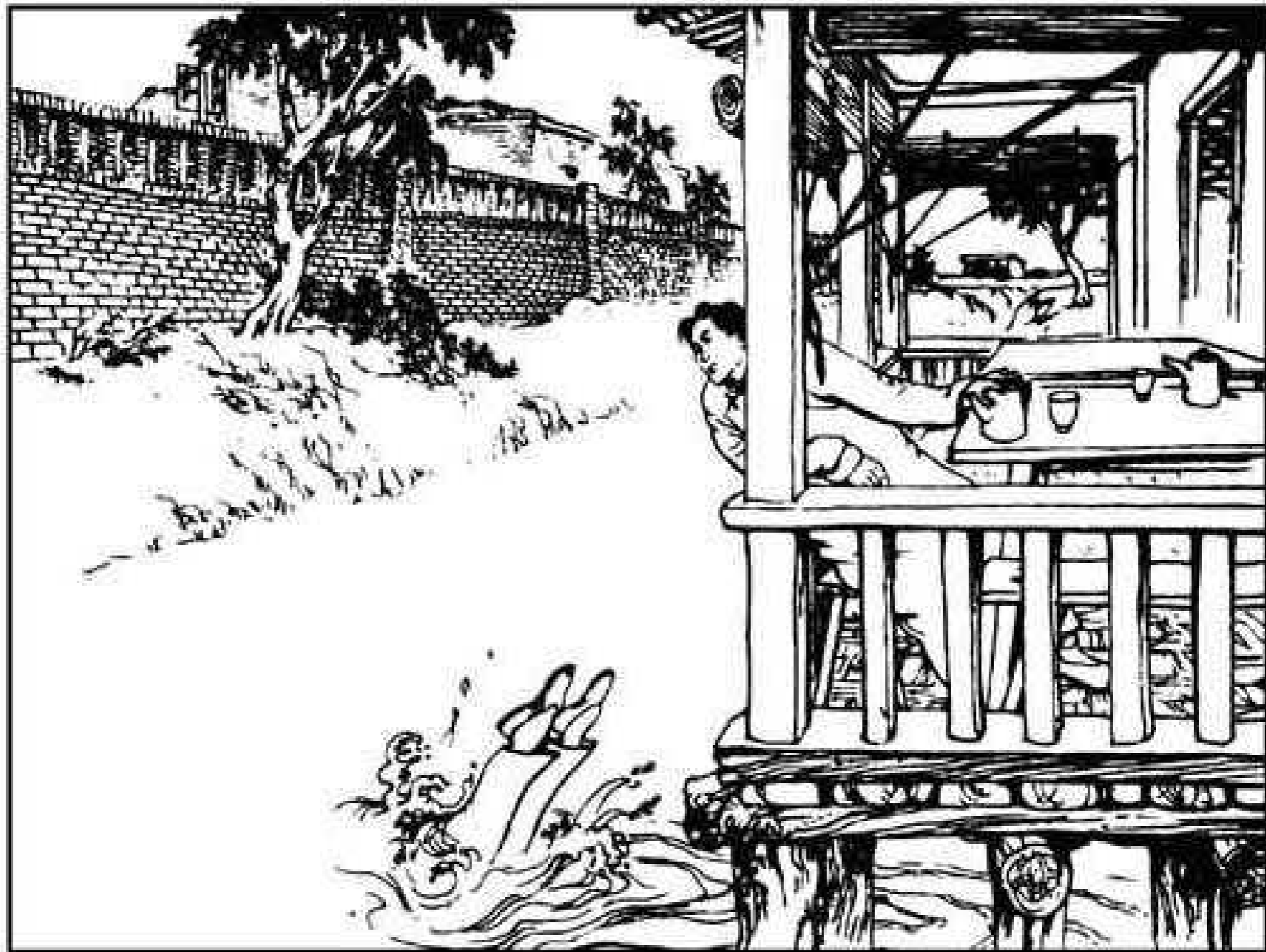
32. 在菊花胡同的一个大杂院里，他找到了老韩的家。屋里除了老韩的老伴儿和燕来外，还有个怕生的四五岁的小姑娘。当杨晓冬说明来意后，韩燕来没等妈妈答应，就把书包往炕上一扔，拉着杨晓冬就往外走。



33. 在路上，韩燕来把信接过来，放在自己的衣兜里。两个人到达西关后，围着学校转了一圈，只见到处都有军警把守，不用说人，就是一只鸟也难飞过，二人心里都十分着急。



34. 最后，他们绕到靠近护城河的西北面。这里校墙陡立，墙外河水很深，把守的人也较少，靠河北面有一座茶馆，茶亭外面的小平台伸向水面，杨晓冬灵机一动，低声和燕来商量了一下，便走进茶馆。



35. 茶馆里茶客寥寥，二人要了一壶茶，边喝边等机会。过了一会儿，茶客渐渐散了，燕来和晓冬交换了一下眼色，趁茶炉工友挑水不注意的时候，燕来悄悄溜到小平台上，一个猛子就扎进水里。



36. 杨晓冬提心吊胆地望着水面。不大工夫，对面墙根上露出了燕来的脑袋，只见他攀着一棵小树，像只猫一样，三抓两挠，就轻巧地扳上了墙头。



37. 当燕来向墙里跳的时候，杨晓冬的心也跟着跳。他再也喝不下茶去了，眼睛死盯着燕来爬墙的地方，希望他赶快出来，谁知赵等赵没动静，真把他眼望穿，心也急坏了！



38. 杨晓冬正在焦虑，忽听枪声连响，他吃惊地向河面张望，只见子弹溅起水花的地方，燕来像只水鸭一样，向岸边游来，边游还边向茶馆摆手。杨晓冬立刻明白是怎么回事了，急忙从茶馆躲开。



39. 就在这天夜里两点钟，距最后通牒的限期三小时前，全体罢课师生突然向外猛冲，和军警展开了激烈的搏斗。老韩率领三十名同学，先打冲锋，后作掩护，为了拯救多数同学，他们都壮烈地牺牲了。



(一) 肖部长的身体可好?

(二) 身体够好, 只是跟你一样, 老胡子老脸的啦!

40. 这就是蒋介石宪兵三团血洗省城师范的大惨案。从此杨晓冬失学了, 但他在政治上更坚强了。不久, 他参加了共产党。抗日战争爆发, 被派到平原根据地。他想不到肖部长就是他一别十年的老战友, 不禁用怀旧的心情打听肖部长的近况。



41. 为了保证不出意外，金环要自己先去城郊打个前站，探听情况，然后再来接杨晓冬。杨晓冬想起肖部长信里还提到要他母亲担任外线交通工作，便顺势说明自己的家离此很近，也想顺便回家看看。金环听了很高兴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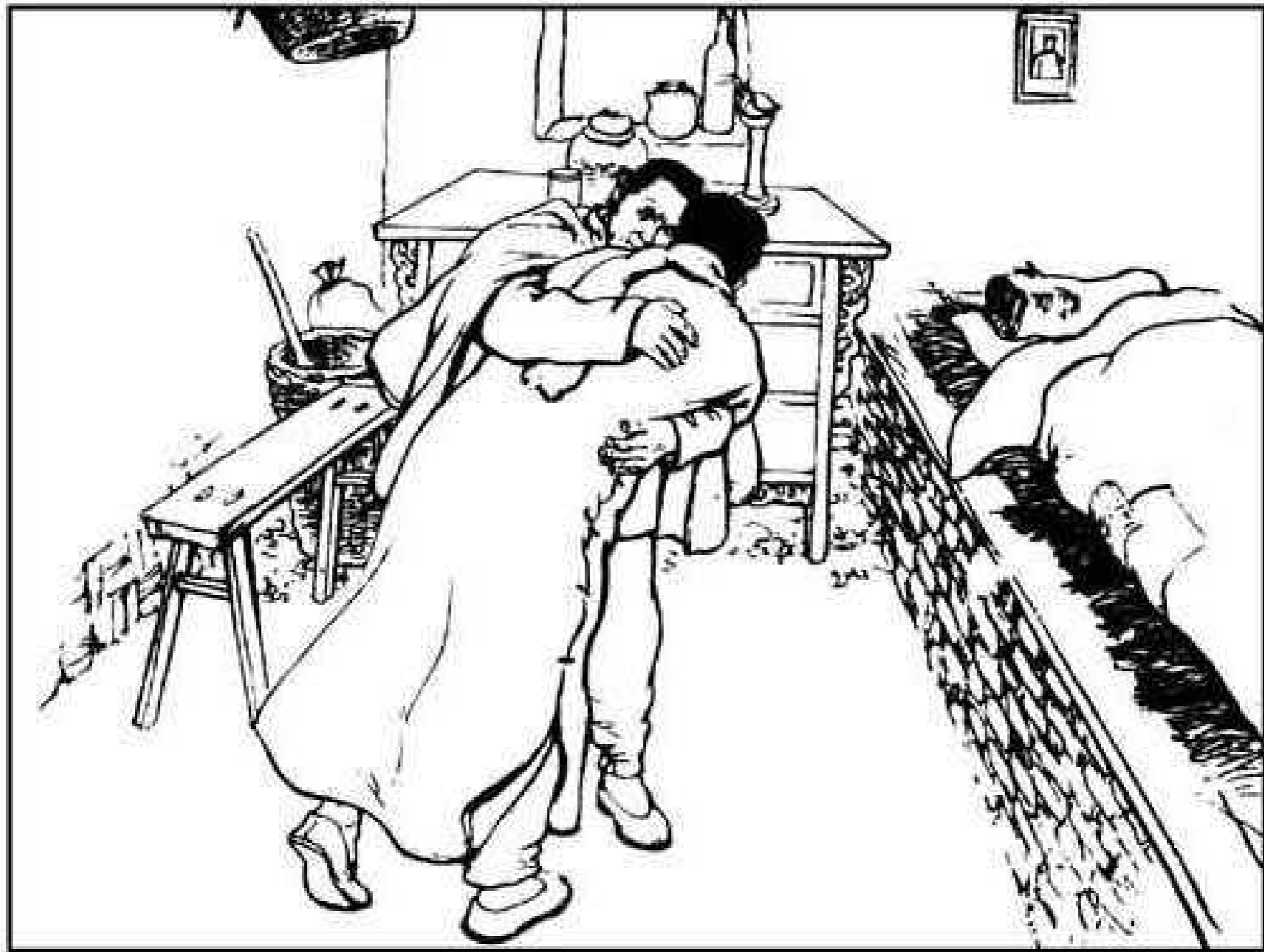
42. 金环把小离儿安置在河头镇一家可靠的人家。二人就动身上路，黄昏时分，到达千里堤。杨晓冬和金环约好见面的时间和地点，两人就分手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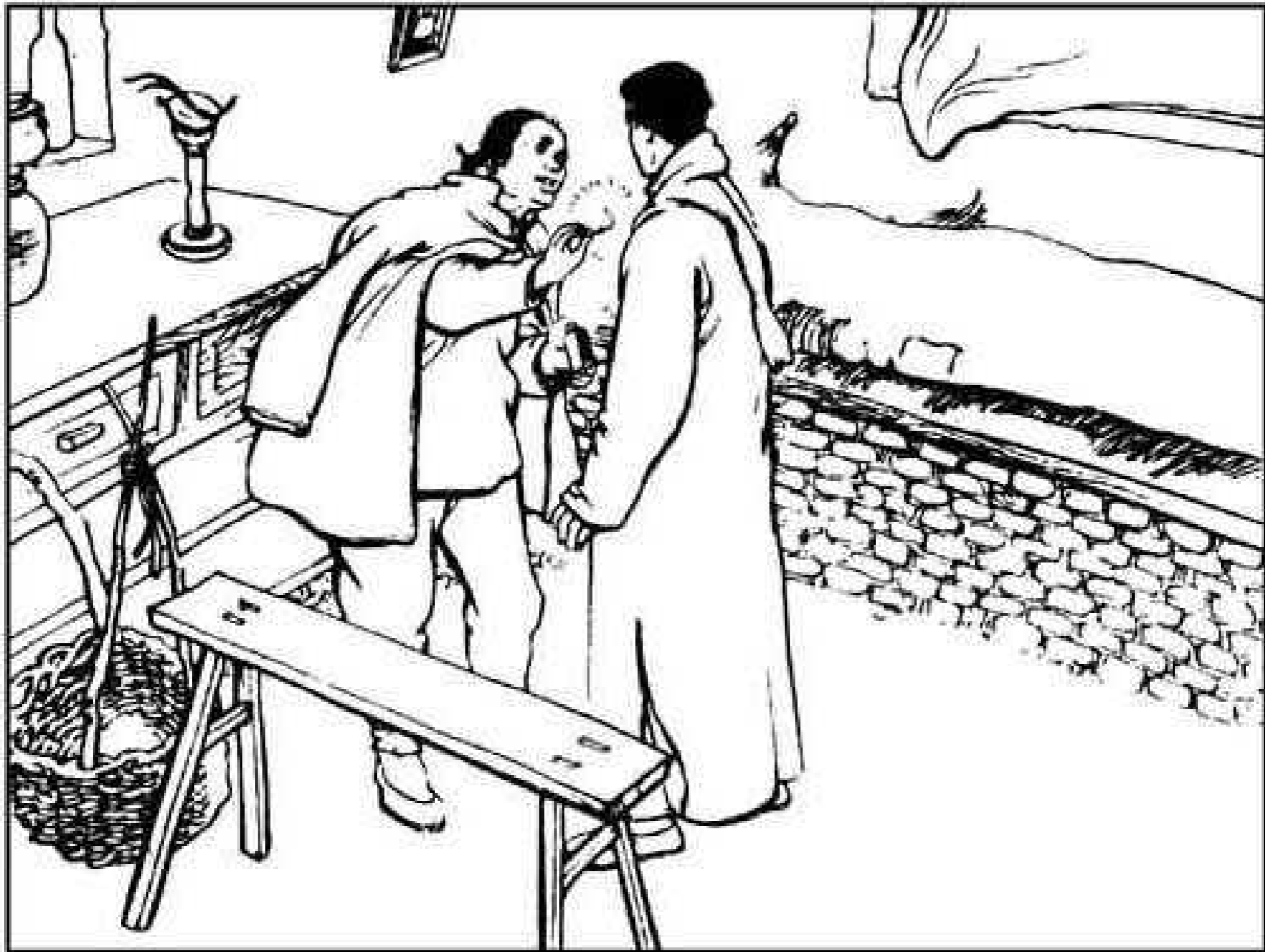
43. 二更时分，杨晓冬怀着一颗沸腾跳动的心，走到他一别八年的故乡——古家庄。周围的环境立刻使他感到异常亲切。家门口，他亲手栽的那棵小树已经三手粗了。他双手攀树，爬上墙头，轻轻跳进院内。



44. 他站在窗外，心在激烈地跳动着。他犹豫地想：这屋里住的还是她老人家吗？正在踌躇，忽听屋里有翻身的响动，接着有人咳嗽了一声，他立刻听出是母亲的声音，就低沉地叫了声：“妈妈！”



45. 屋里的人惊住了，好一会儿没有回声。杨晓冬又轻声说：“妈妈，是我。”才听里面“啊”了一声说：“我的冬儿呀！……”跟着门开了，娘儿俩紧紧地偎依在一起。



46. 母亲的手颤抖着，她先拿被单罩住窗户，又伸手摸着火柴，燃着后没有去点灯，先借着火光端详着儿子。



47. 母亲点上了灯，她端着灯，仔细端详着儿子的脸庞，指着挂在墙上的那张杨晓冬在中学时代的照片说：“冬儿，你的面容没变多少，胡子拉碴的，可比过去老多了。”



48. 老太太很想留儿子在家多住两天，可是当她听说儿子说要马上到省城搞地下工作时，她立刻转变话锋，希望儿子早早把鬼子打出去，又再三嘱咐儿子遇事要当心。



49. 娘儿俩的话越说越多，最后老太太答应了做外线交通员，帮助儿子工作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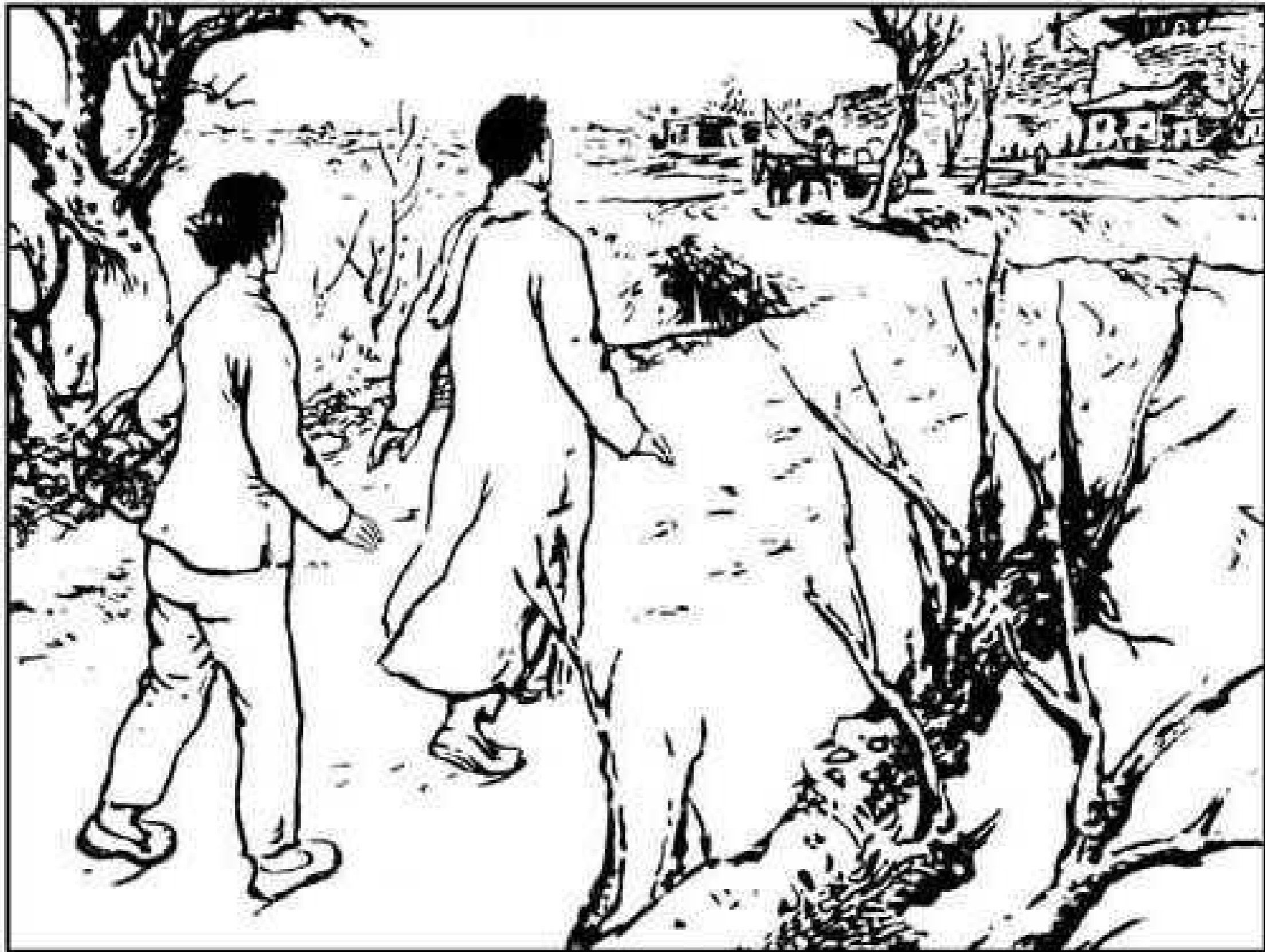
50. 正说着，隔壁的鸡叫了。杨晓冬一口吹灭了灯，拉开窗帘，看天色将亮，只得依依不舍地向母亲告别。老太太知道留不住，不管儿子怎样阻拦，还是坚持要送。



51. 看看走到村边，杨晓冬轻声说：“妈妈，天冷风大，你快回去吧。”母亲想说什么，却一句也说不出来，看着儿子向远方走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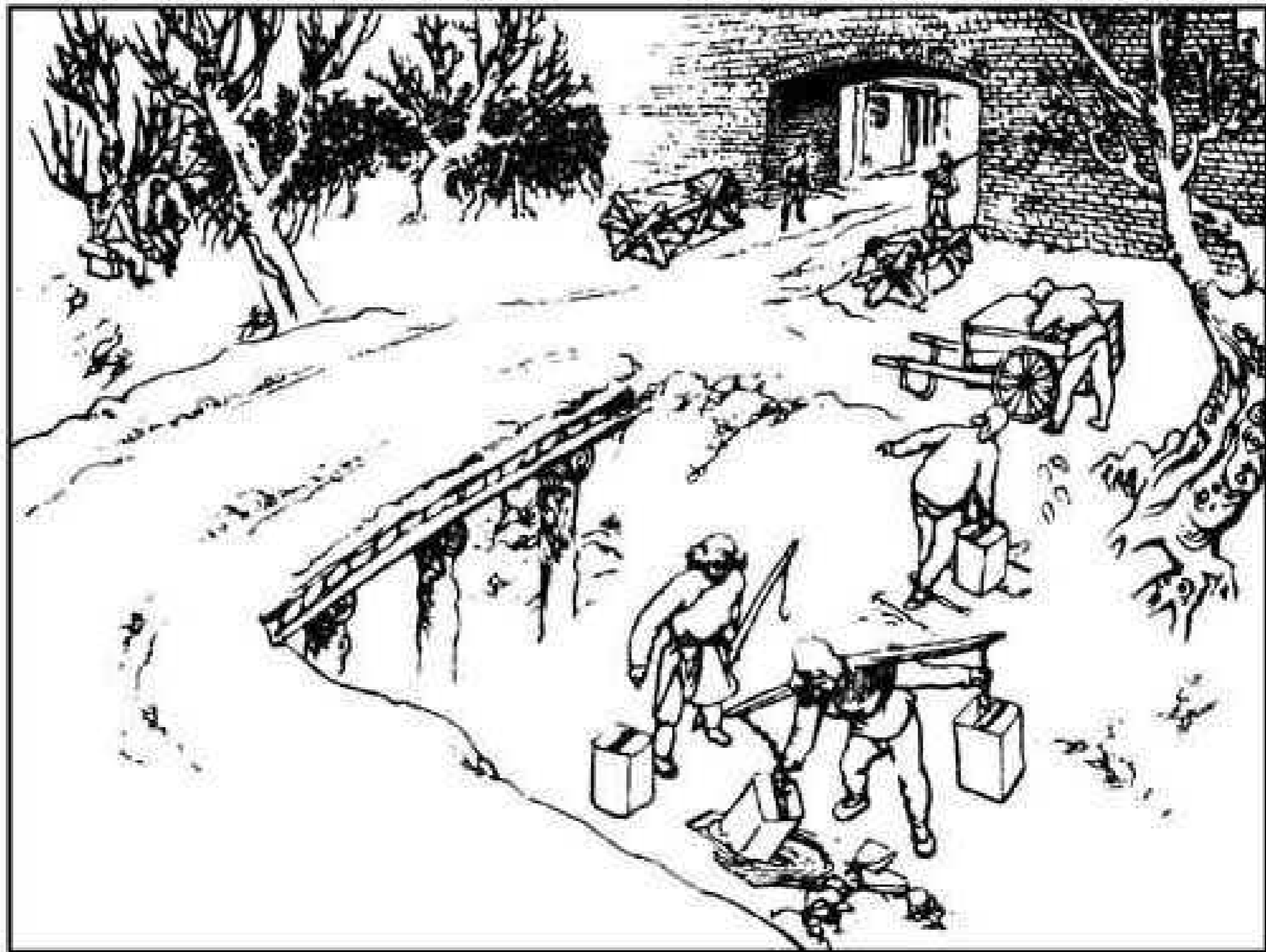
52. 黎明时分，杨晓冬来到和金环约会的地点——沟外柏树林。金环这时已探听好城郊沿途情况，等在那里。二人就动身直奔县城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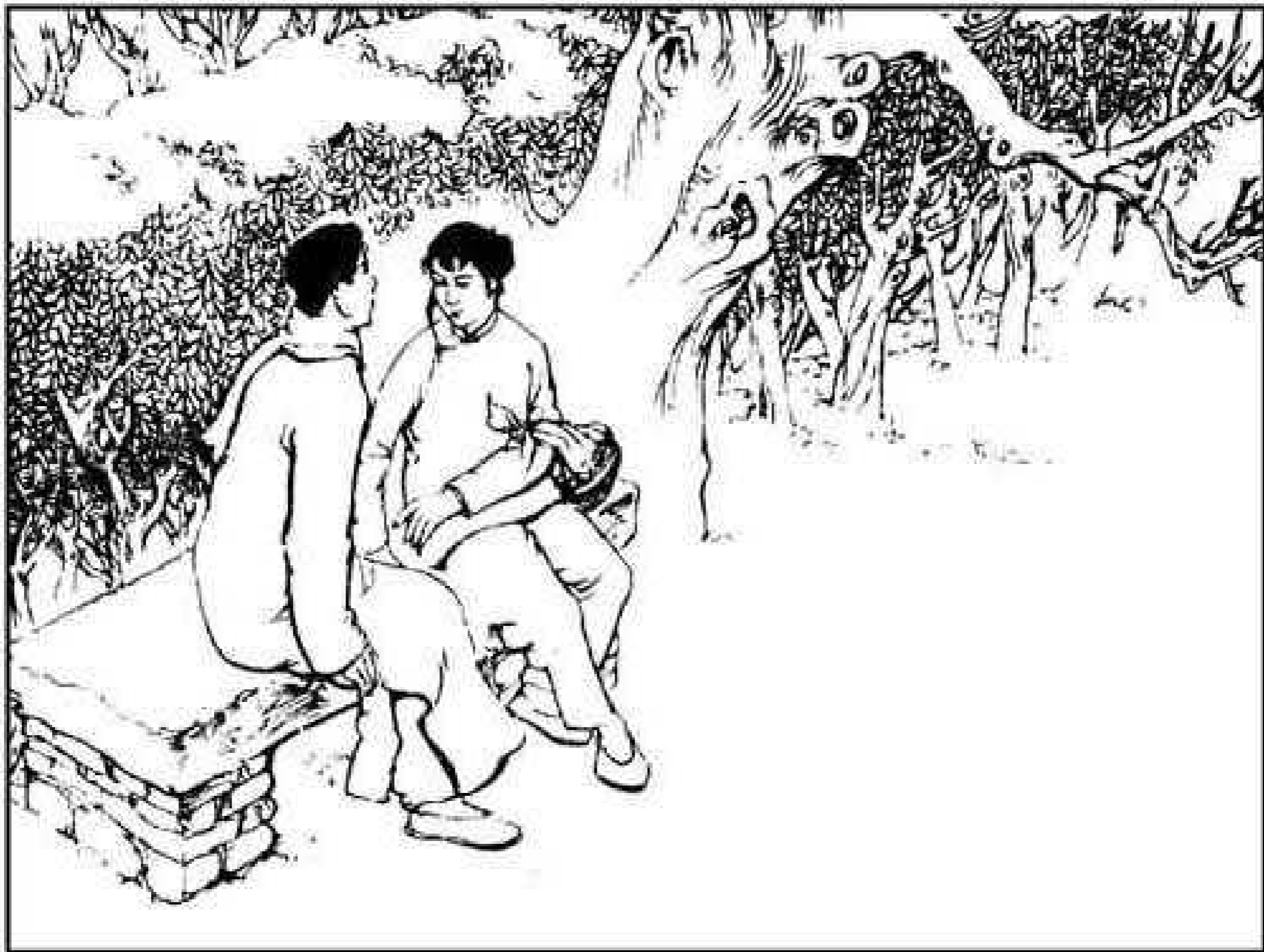
53. 躲开敌人的炮楼，又绕过封锁沟，在晓雾弥漫中，望见了那座古老的省城。一想到党的委托和陷入水深火热中的人民，杨晓冬心里异常激动：“我定要在敌人心脏里大干一场！”这样想着，脚步也不知不觉地加快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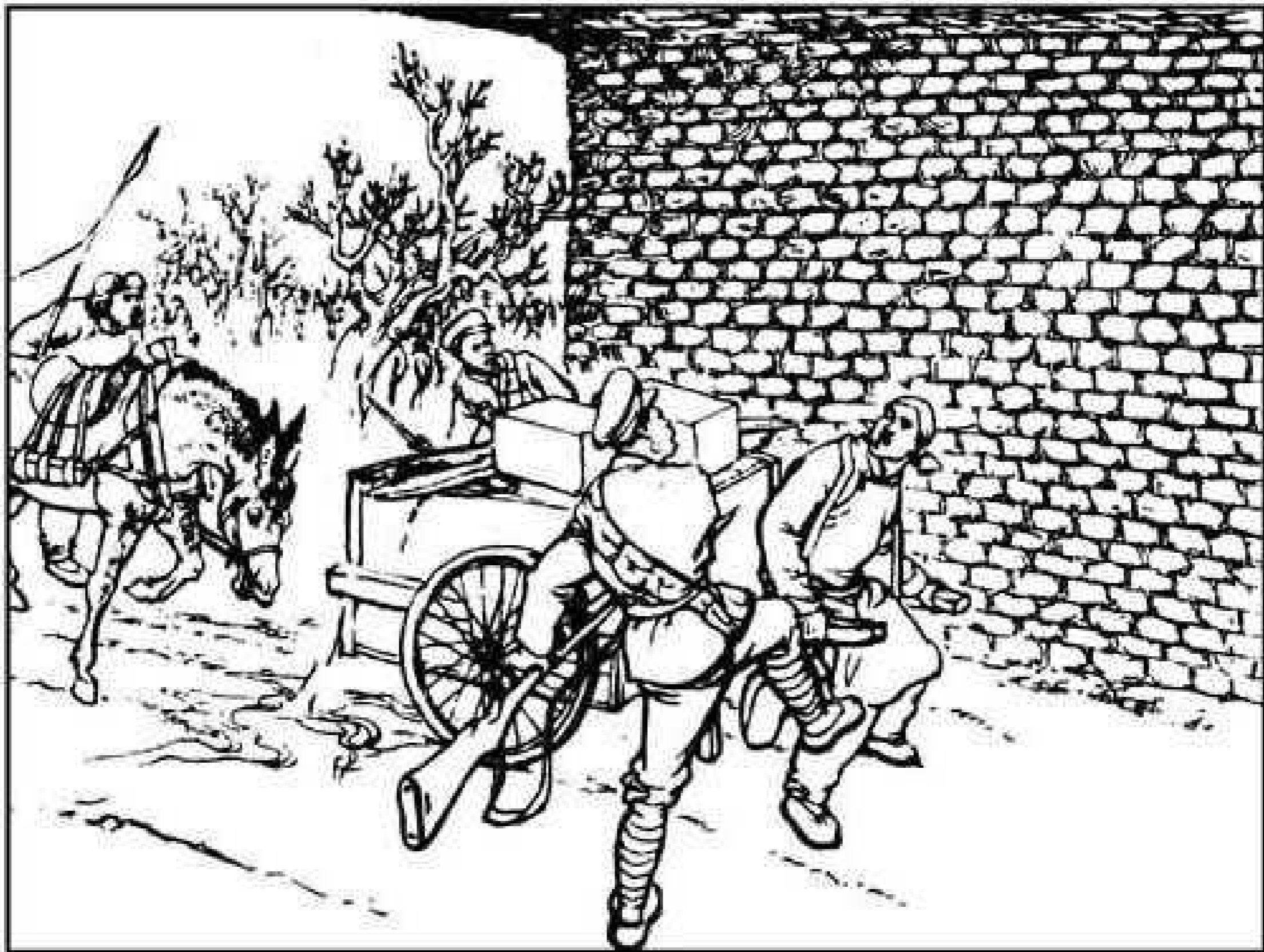
54. 上午八点，他们接近了省城南门口。偏偏这天赶上日本加藤报导部长到省城来，从早上就戒严，各门都盘查得很紧。杨晓冬没有合法证件，说什么金环也不让他冒险硬闯。



55. 他们又绕到小南门。这里守门的是一个伪治安军和一个伪警察；小南门外面是一所花木凋谢，冷落无人的公园。杨晓冬低声和金环商量了一下，便坐在公园近旁大树下的石凳上，注意着那两个看门狗，等待机会。



56. 眼看天已过午，杨晓冬非常焦急，几次站起来想要硬闯，都被金环劝止。她说：“没关系，天还早着哩！”其实，她心里比杨晓冬还着急，暗骂：“挨刀的，偏在我执行大任务的时候，跟我为难。”



57. 正在这时，忽见一辆人拉的水车，因为装得过满，进城时溅了守门的伪军一身水。这家伙没事还要从鸡蛋里挑骨头，哪能忍受这些，赶上去照着拉车的就是两脚。



58. 伪军还觉着不够本，又劈手拔下水车的木寨，顿时一股拳头粗的水柱喷射出来。这时，恰巧有一头毛驴拉着满车萝卜赶进门洞，被水一喷，毛驴惊得窜出辕外。板车轱辘后坠，萝卜满地乱滚，阻塞了道路。伪警察又急又气，连喊带骂。



59. 杨晓冬瞧在眼里，灵机一动，来不及和金环细谈，他蓦地站起来，快步走进城门，帮助驴车装萝卜。由于内心激动，出手过猛，扔出的萝卜却掠过菜车碰到洞壁上了。



60. 当他发觉伪警察对他的行动不抱反感时，他的动作就自然了。帮着装好车，套上牲口，牵着缰绳，走过城门洞。满脸大汗的车夫，对他千恩万谢，他一句也没听清，扭头朝金环挥了挥手，金环又惊又喜又是佩服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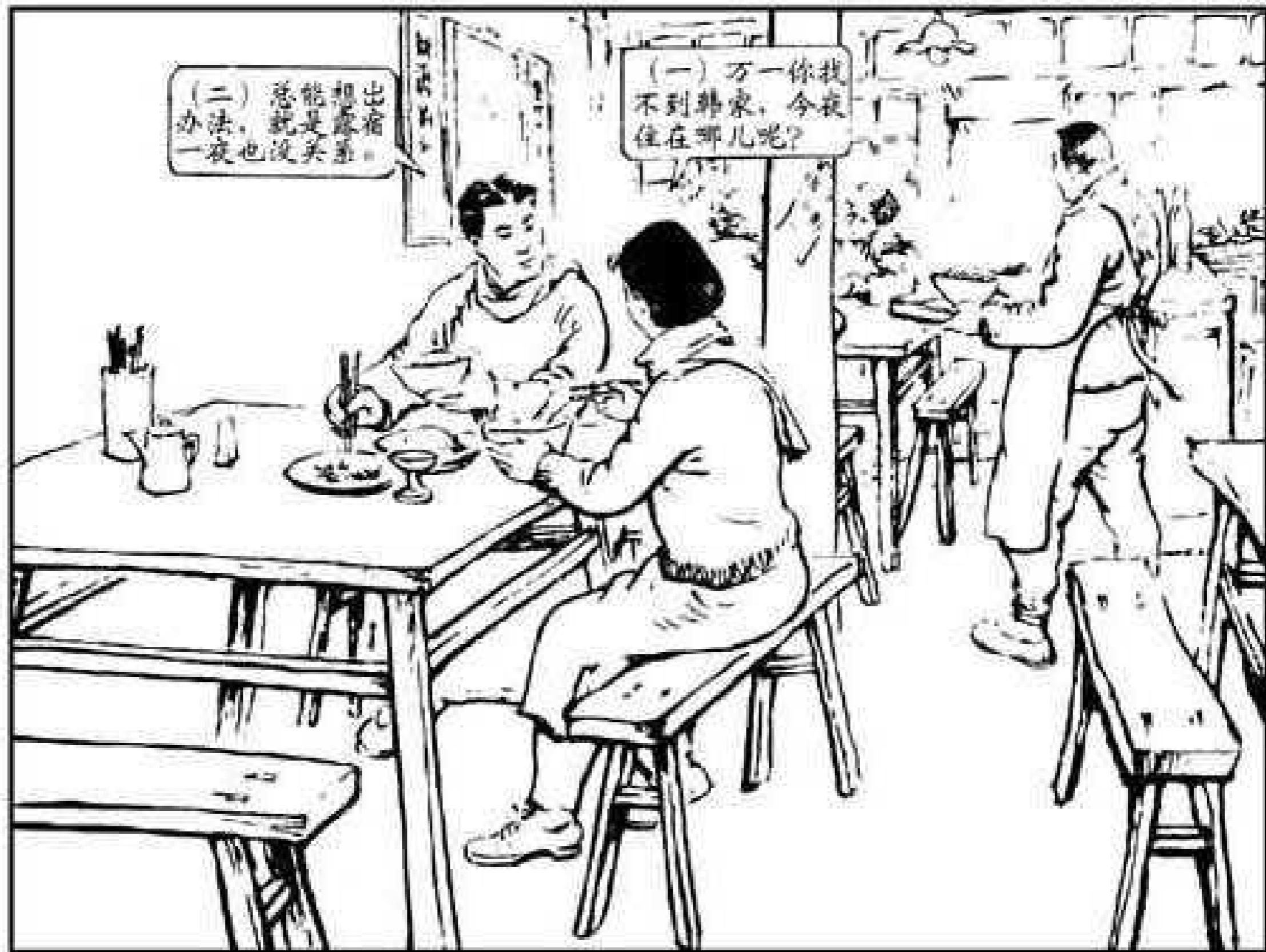
61. 杨晓冬进得城来，只见街道依旧，但原来的机关学校，大部改成日本人的出入场所；高大的箭楼上，悬着“强化治安运动”的大字标语；商店门脸上挂着“完成大东亚战”“建立共荣圈”的对联。看了这些，他一阵恶心。



62. 杨晓冬躲开这条街，串着沿街的小胡同，一直找到唐林街市立第三医院，见取药的玻璃窗口，有一个穿白衣服的女护士，模样长得和金环十分相像，他想：这个姑娘就是自己所要接头的人吧！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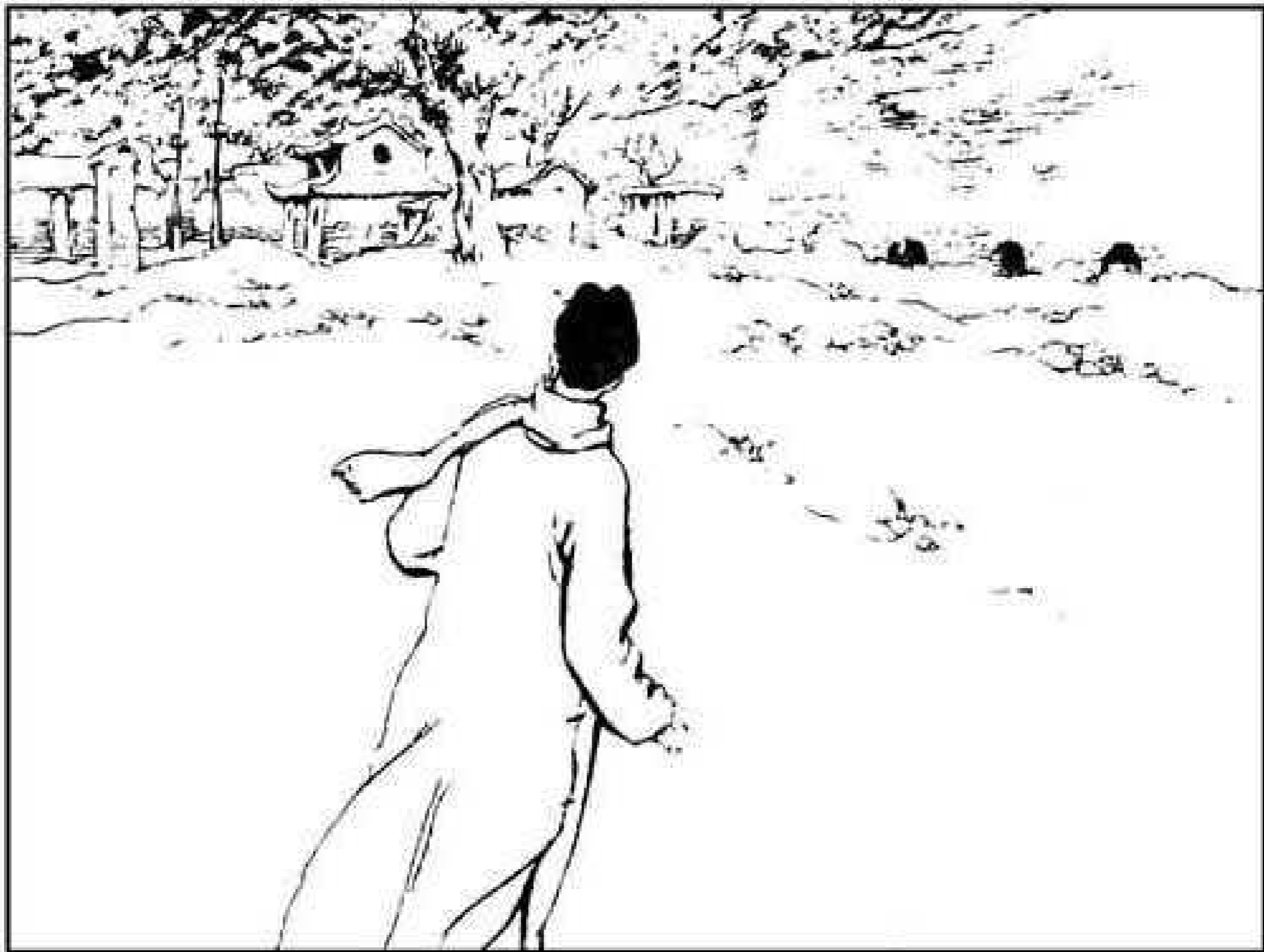
63. 这女护士正是金环的妹妹银环——他所要找的内线联络员。等取药的人都走了，杨晓冬接近窗口，小声说：“我是来买起死回生药的。”这句话像在银环耳根放了个炸雷，她又兴奋又紧张地打量着杨晓冬。



64. 一点钟后，杨晓冬和银环坐在一家饭馆里，边吃饭边低声密谈着。从银环的汇报里，他证实了肖部长信里的话：在这里搞内线工作的高家叔侄，只停留在和上层敌伪官员周旋，脱离了群众。于是他放弃了在高家作掩护的打算，决定去找老韩的后代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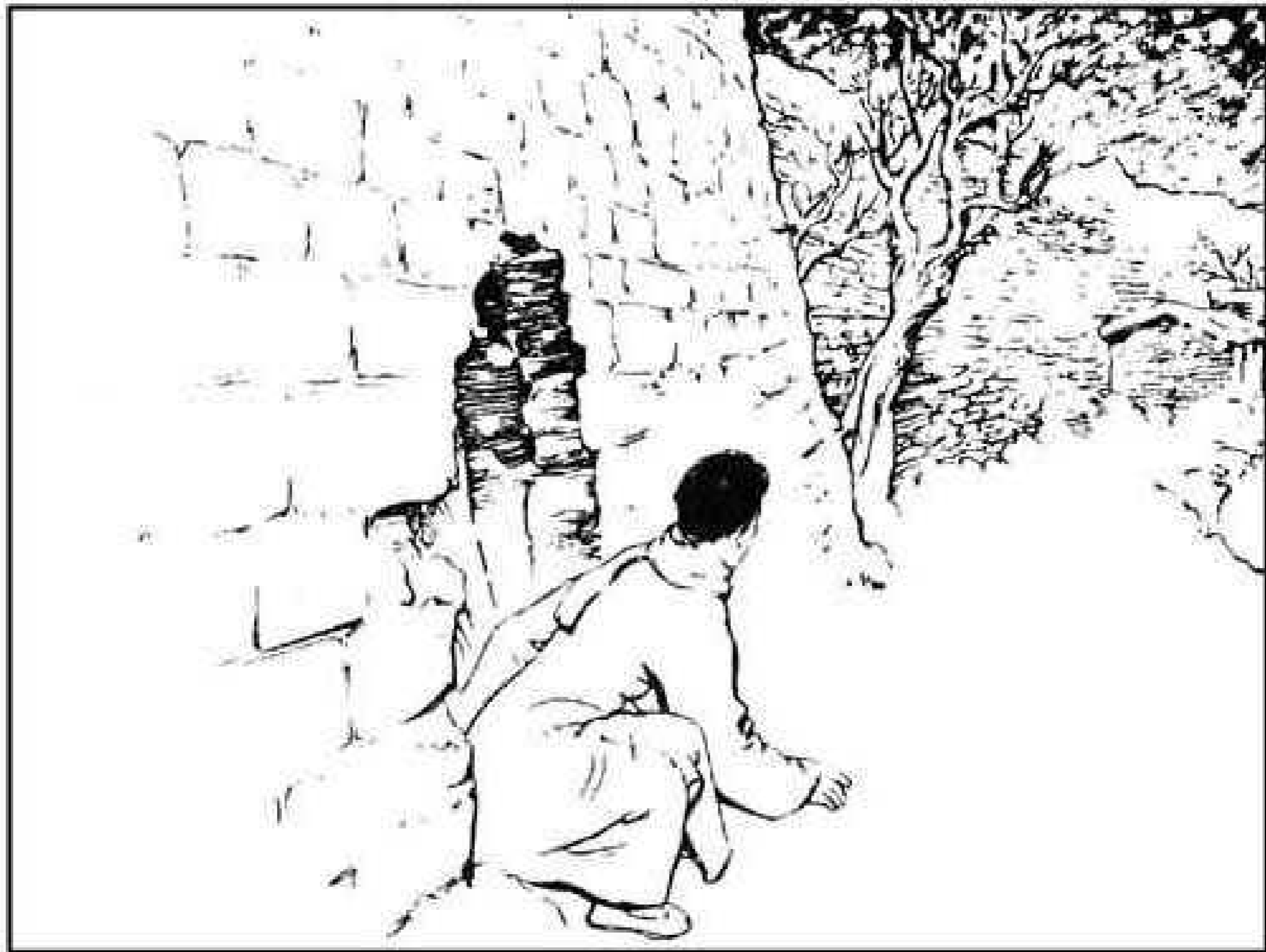
65. 银环和杨晓冬约定了明天接头的时间地点后，就回医院去了。杨晓冬急于寻找韩燕来，他恨少是一步赶到目的地；谁知到了那里一看，哪里还有菊花胡同的影子，连附近的机关学校都已被敌人拆成一片广场了。



66. 天阴得很沉，飘着雪花。杨晓冬围着广场绕了一圈，见东面有一座红关帝庙，靠西面城墙根下，有许多国民党军撤退之前挖的防空洞，他决定今夜暂住在洞里，明天再设法打听韩家的下落。



67. 夜深人静，杨晓冬坐在洞里，冷风扑来，冻得浑身直打战。他想：进得城来，连个落脚的地方也没找到；眼前的力量，又只有银环一个年轻姑娘……他越想心情越感到烦躁。



68. 但是，他马上又批判自己：“不该这样想。不管高家叔侄怎样，只要有银环，再找到韩燕来，通过他们再团结群众，群众是干柴，共产党是烈火，就能在敌人心脏中烧起来。”想到这里，立刻觉得胸怀舒畅，心头热呼呼的，他索性钻出洞来。



69. 他伸出两臂，呼吸了几口新鲜空气。远远望着西北城门楼上亮着的两盏电灯，像是敌人化身妖怪的两只眼睛。他擦紧拳头，气愤地自语着：“我只要在城圈里站住脚，看我整治你们！”



70. 就这样，他度过了一个风雪交加的冬夜。天刚麻麻亮，他想起和银环约定九点钟在西下洼接头，便漫步朝西下洼走去，刚走到大坑坡口，忽然从对面来了个年轻的小伙子，两人一个上坡一个下坡，险些撞个满怀。



71. 杨晓冬目送这人走远，才继续往前走。前面是一块小小的盆地，在一棵柳树后面站着个十四五岁的小姑娘，见杨晓冬浑身冰雪，连眉毛都是白的，觉得很奇怪，便搭讪着打个招呼说：“先生，你早呀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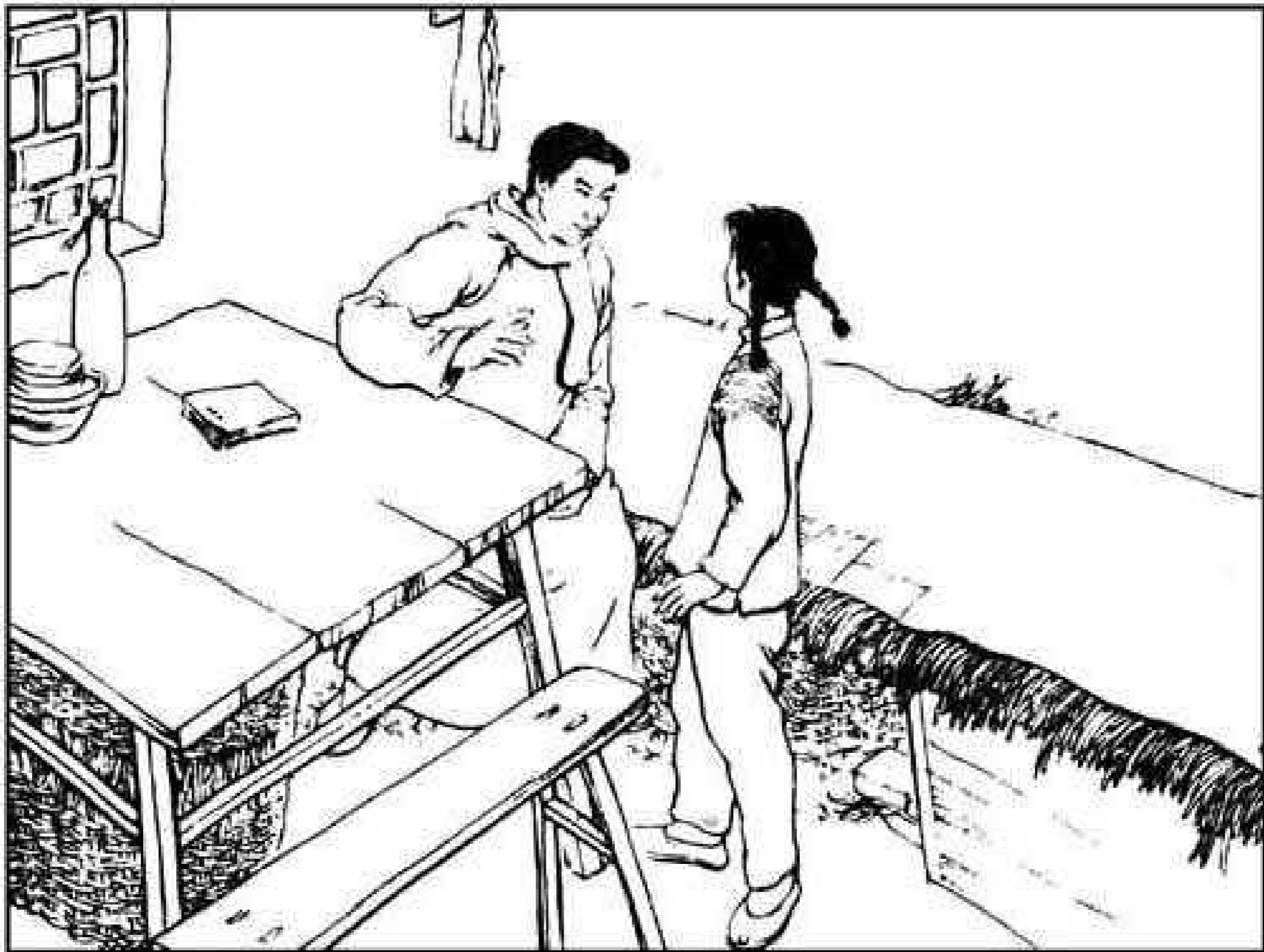
72. 杨晓冬向来喜欢孩子，这小姑娘一见面就使他从心里喜爱，又见她穿得很单薄，便怜惜地说：“早，小姑娘，你不冷吗？”小姑娘微笑着看了他一眼，答道：“我不冷，看你这样才真冷呢，到我家取取暖吧？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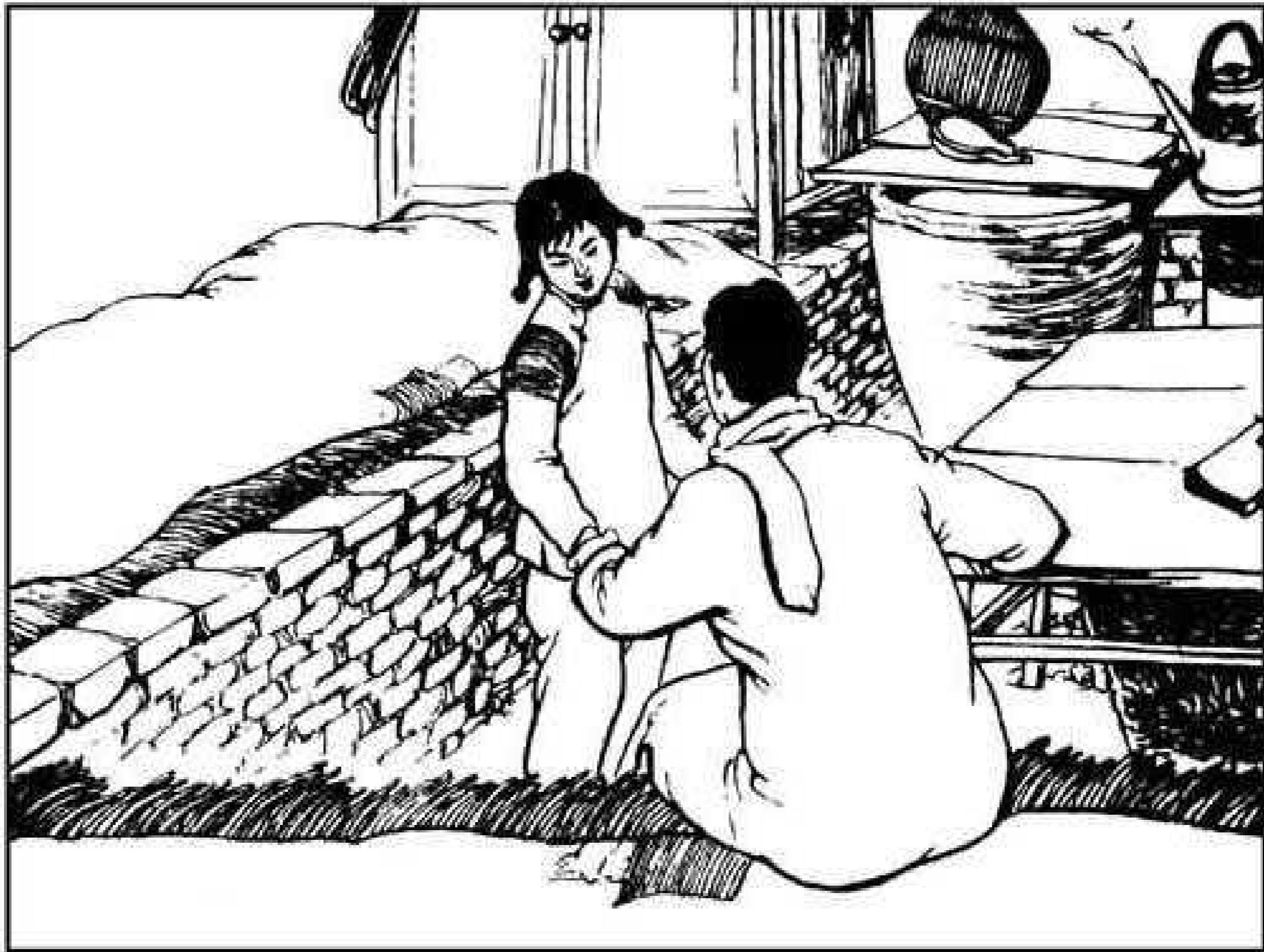
73. 杨晓冬开头有些迟疑，后来听她说家里就是她一个人，心想找个清静地方待一会儿也好，一则免出是非，二则还可避避风雪，消磨时间，等到九点好与银环会面，还可顺便打听韩家下落。于是便跟着小姑娘走进屋来。



74. 这是一间很简陋的小屋。杨晓冬一边和小姑娘说着话，一边翻看桌上放着的一本“天方夜谭”。当他发现盖着师范学校图书馆的图章时，立刻感到非常惊异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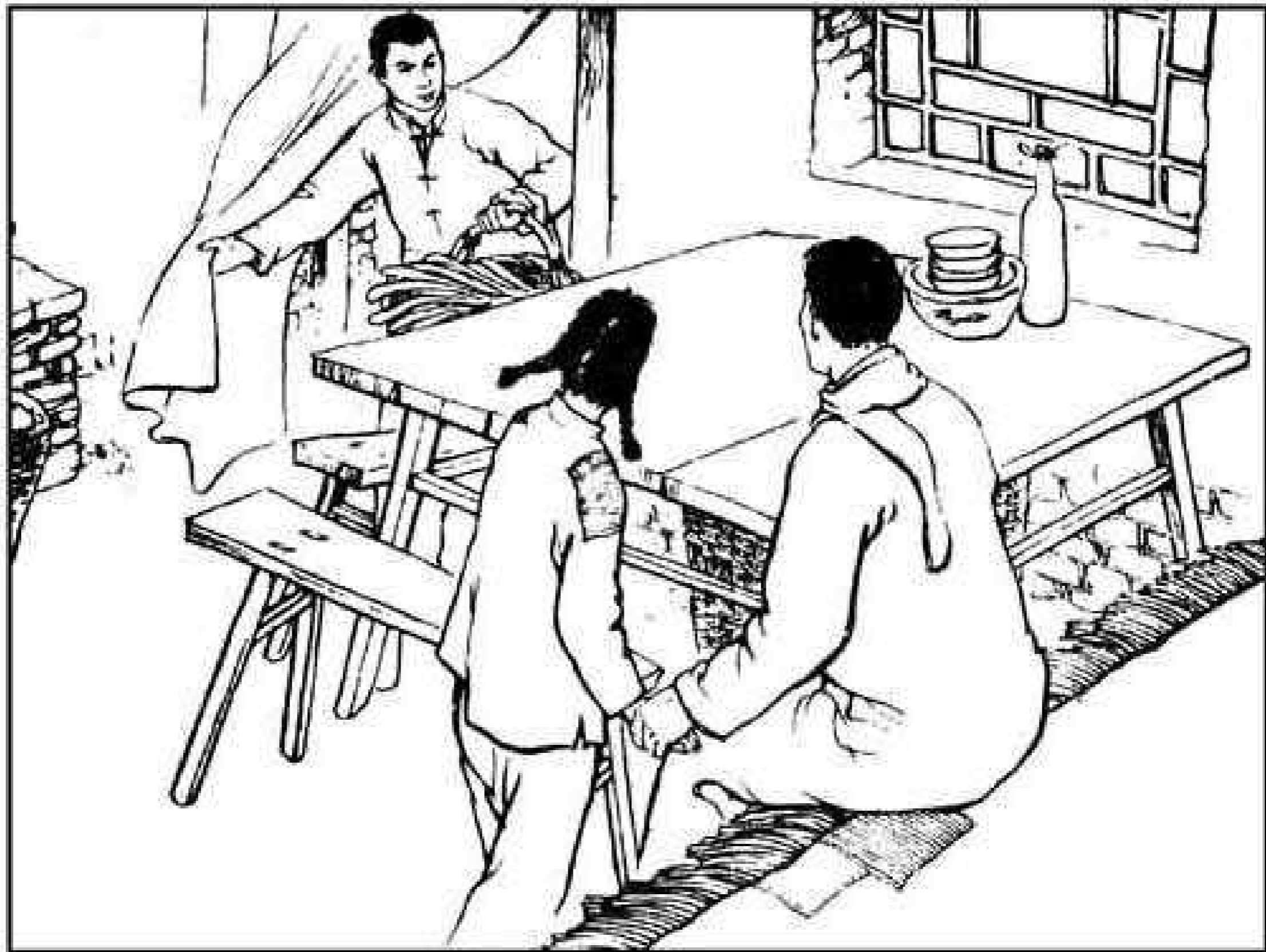
75. 经过一段谈话，杨晓冬问明这个小姑娘姓韩，是从菊花胡同搬来的，不由高兴地想：莫非她就是老韩的女儿？随又追问了一句：“当初学校里有位叫老韩的工友是你什么人？”



76. 小姑娘刚答了一句：“是我的……”猛然想起哥哥说过，城里是鬼子的天下，爸爸的事对谁也不许讲，忙改口道：“不知道。”把要说的话又咽下去了。



77. 杨晓冬察言观色，断定她正是自己所要找的老韩的后代，不禁又激动又亲切地说：“不用害怕，我和你爹是知心换命的朋友。……”小姑娘才率直地承认她就是老韩的女儿，名叫小燕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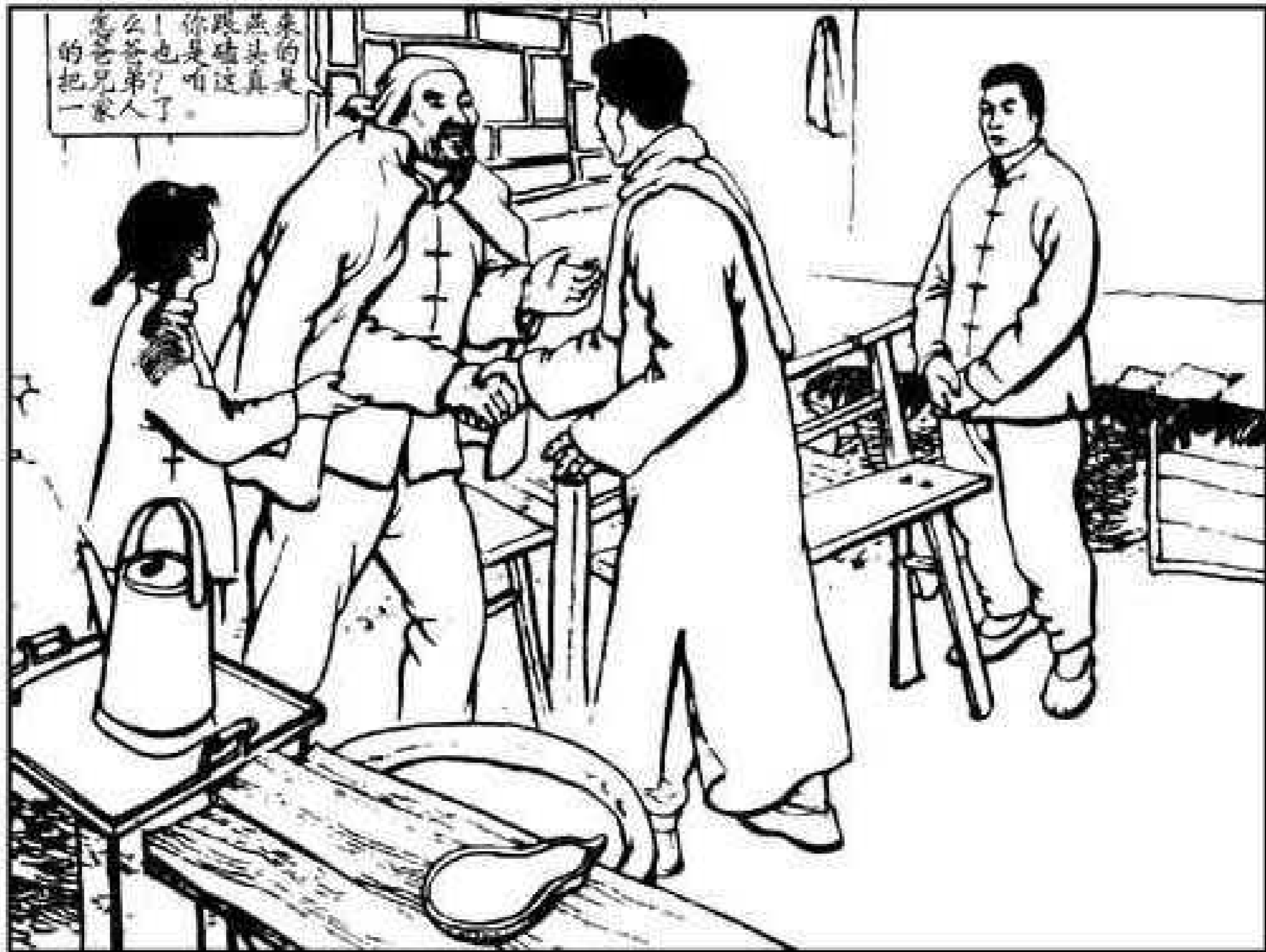
78. 正说着，窗外传来一阵沉重的脚步声，接着就见一个年轻人挎着一篮子油炸馓子走进屋来。这人正是韩燕来。杨晓冬惊讶地“啊”了一声，原来就是在大坑坡上险些跟自己撞个满怀的那小伙子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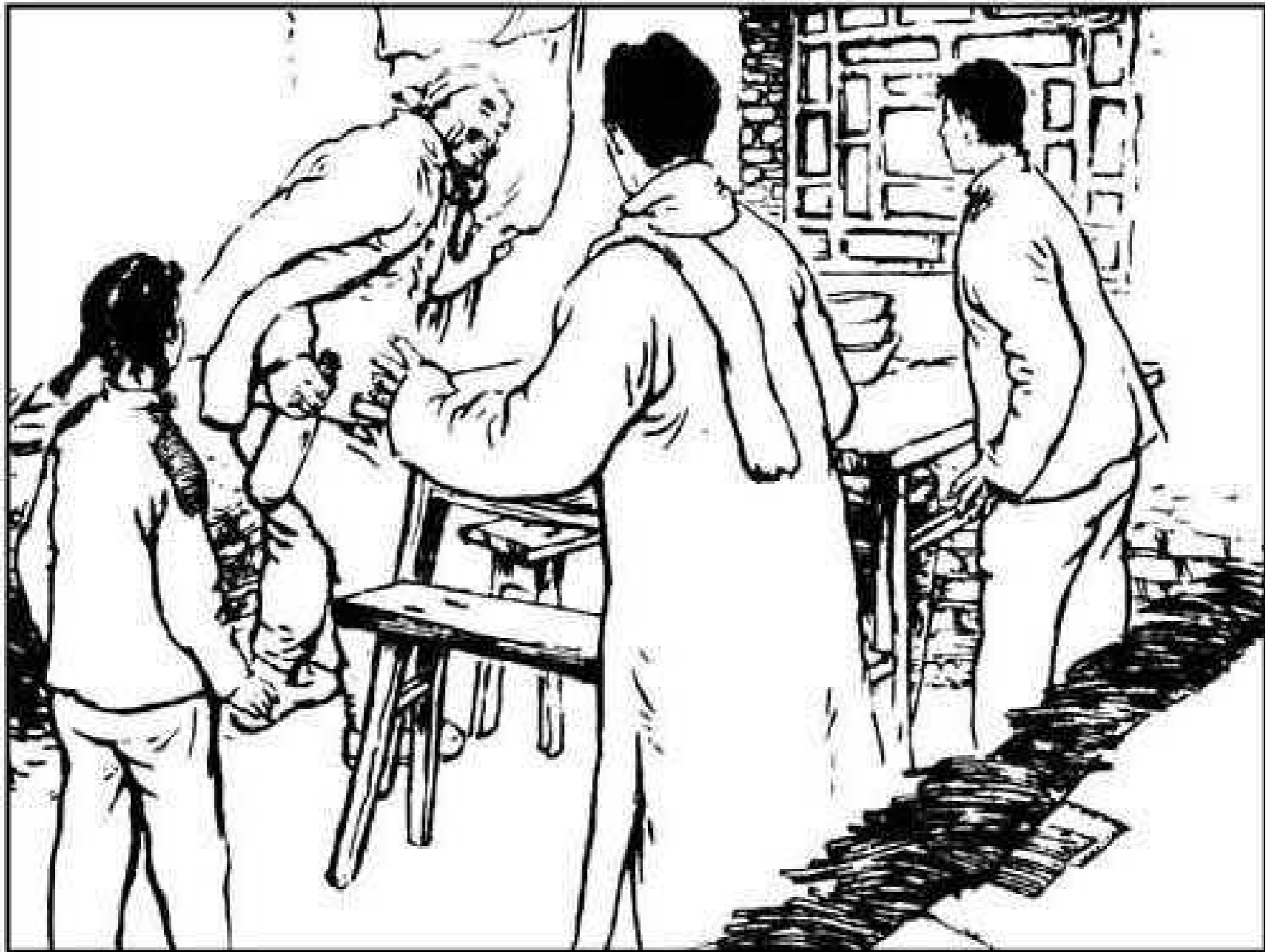
79. 韩燕来想起十年前皂水给学校送信的事，他知道杨晓冬是他父亲的老战友，立刻对他这次来省城的意图明白了八九。杨晓冬要他们谈谈别来十年的经历，燕来脸胀得通红说不出一句话，小燕憋不住，却先开口了。



80. 说到这里，她猛然想起，自从爹娘死后，从没个亲友上门，今天遇到爸爸的朋友，真是一件大喜事，应该快告诉西屋周伯伯。她想到就做，一撩门帘，就尖着嗓子喊道：“周伯伯，快起来呀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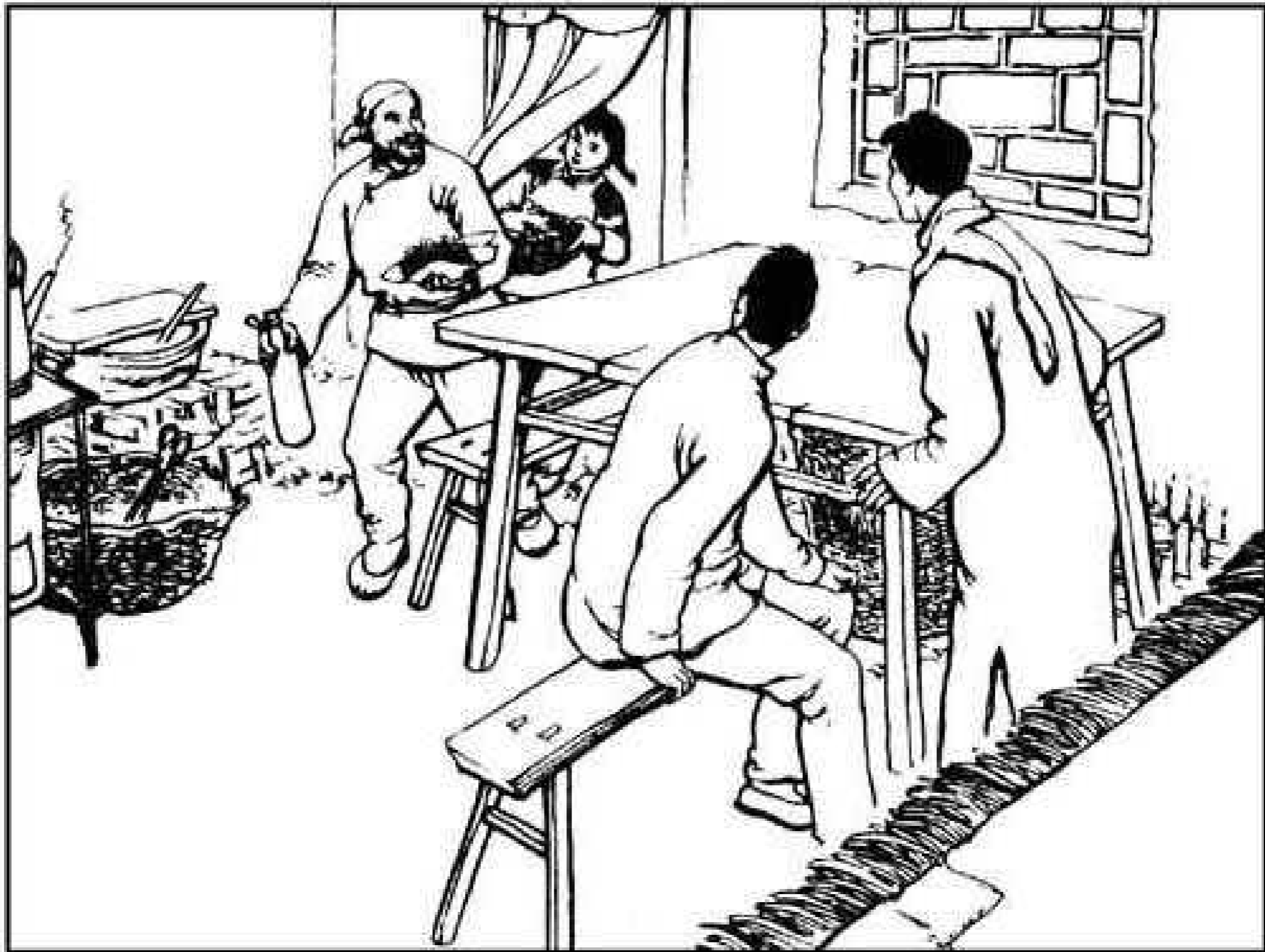
81. 周伯伯是个性格爽直、身体结实的老人。他蹬过三轮，老韩夫妻死后，他把三轮让给燕来，自己租种着二亩菜园。听得小燕叫他，忙走过来，一听晓冬也是老韩知心换命的朋友，格外觉得亲切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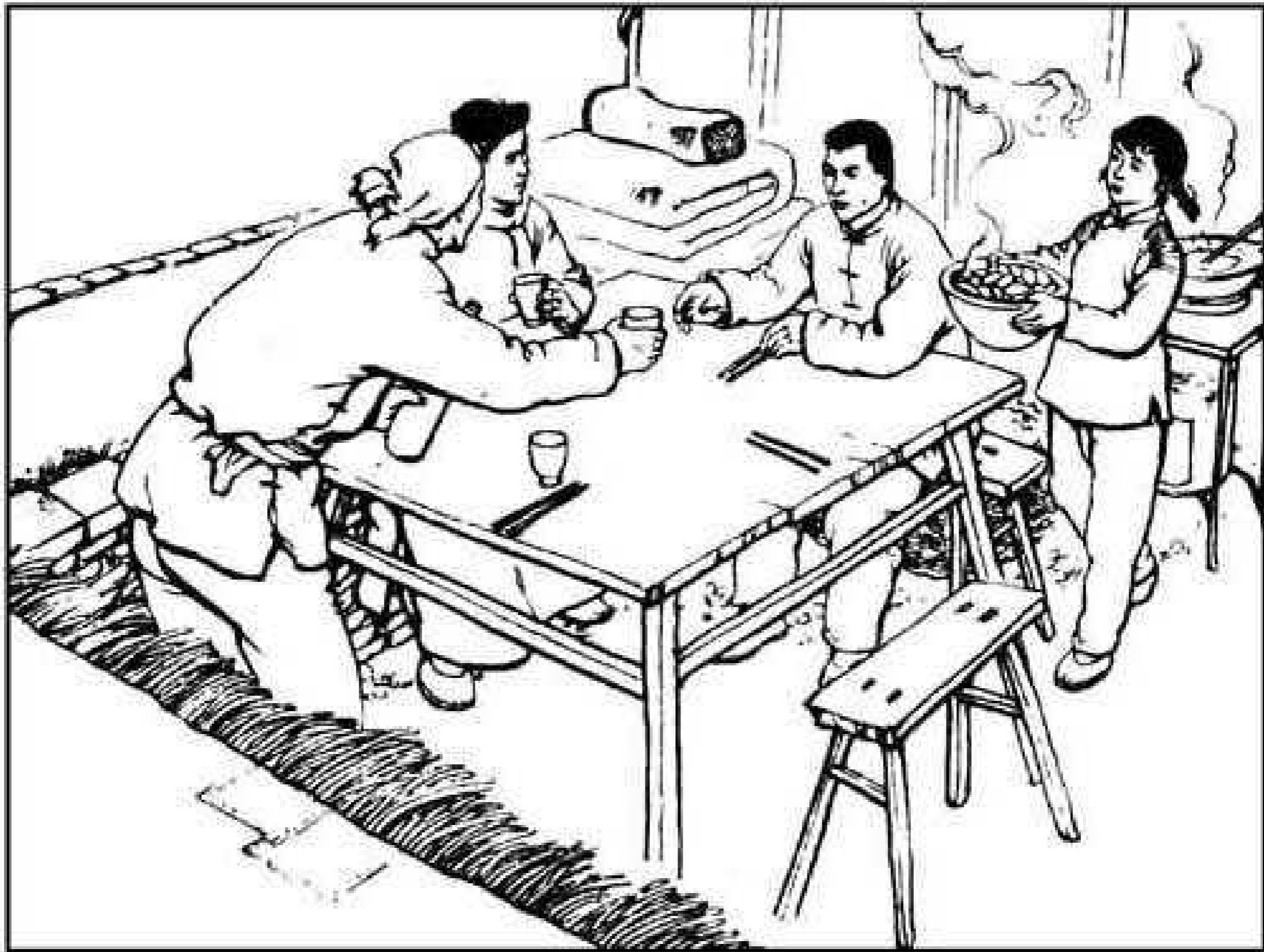
82. 周伯伯以当家人的口吻，吩咐小燕去剁白菜馅，他自己上街去买肉，包饺子。说罢从桌上拿起空酒瓶，就兴冲冲走出门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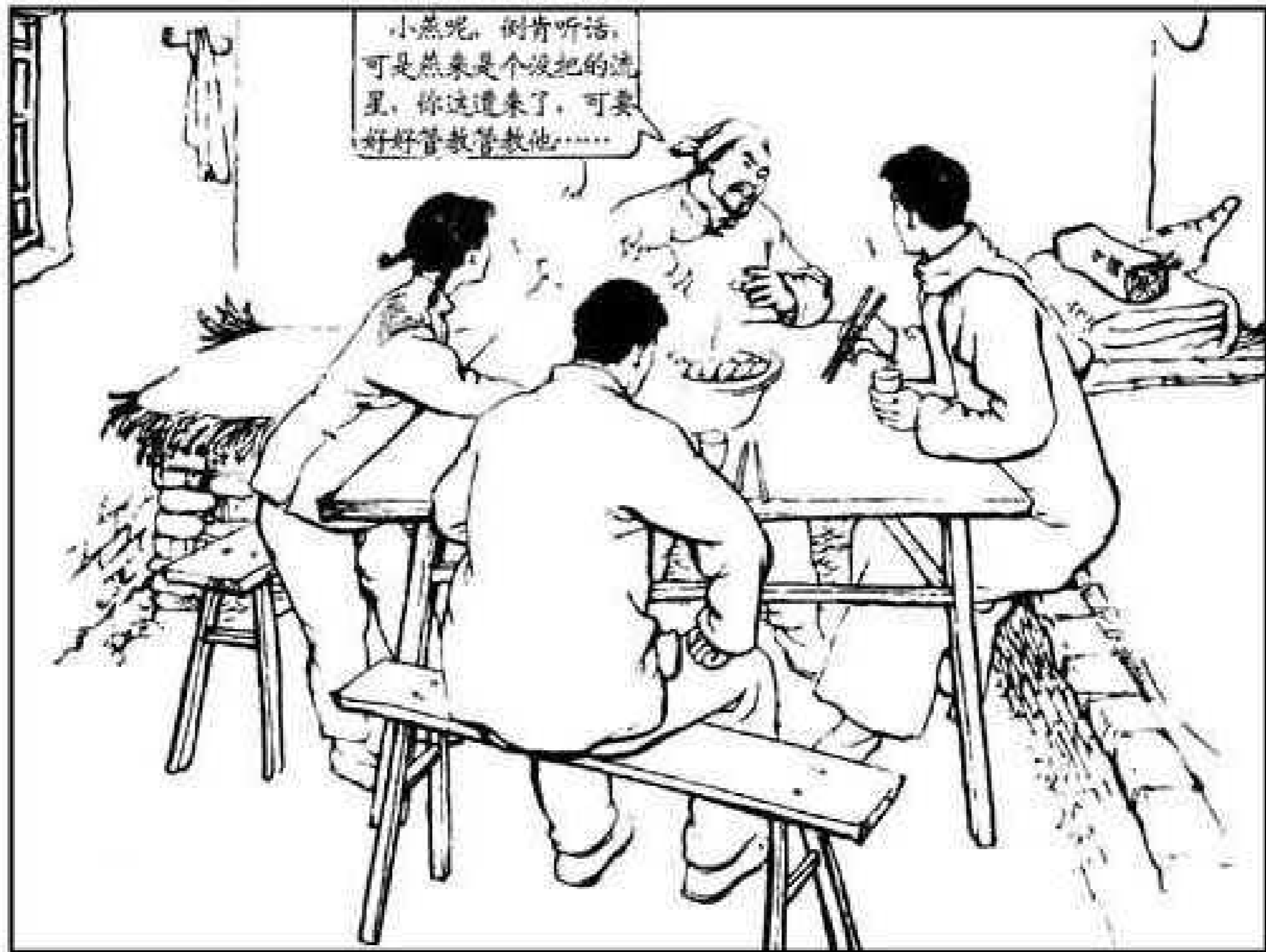
83. 院里，落着棉絮似的大雪花。屋里只剩下杨晓冬和韩燕来对面坐着。燕来有很多话要说，却不知从哪里说起；杨晓冬看出他有心事，便试探着摸索他的思想情况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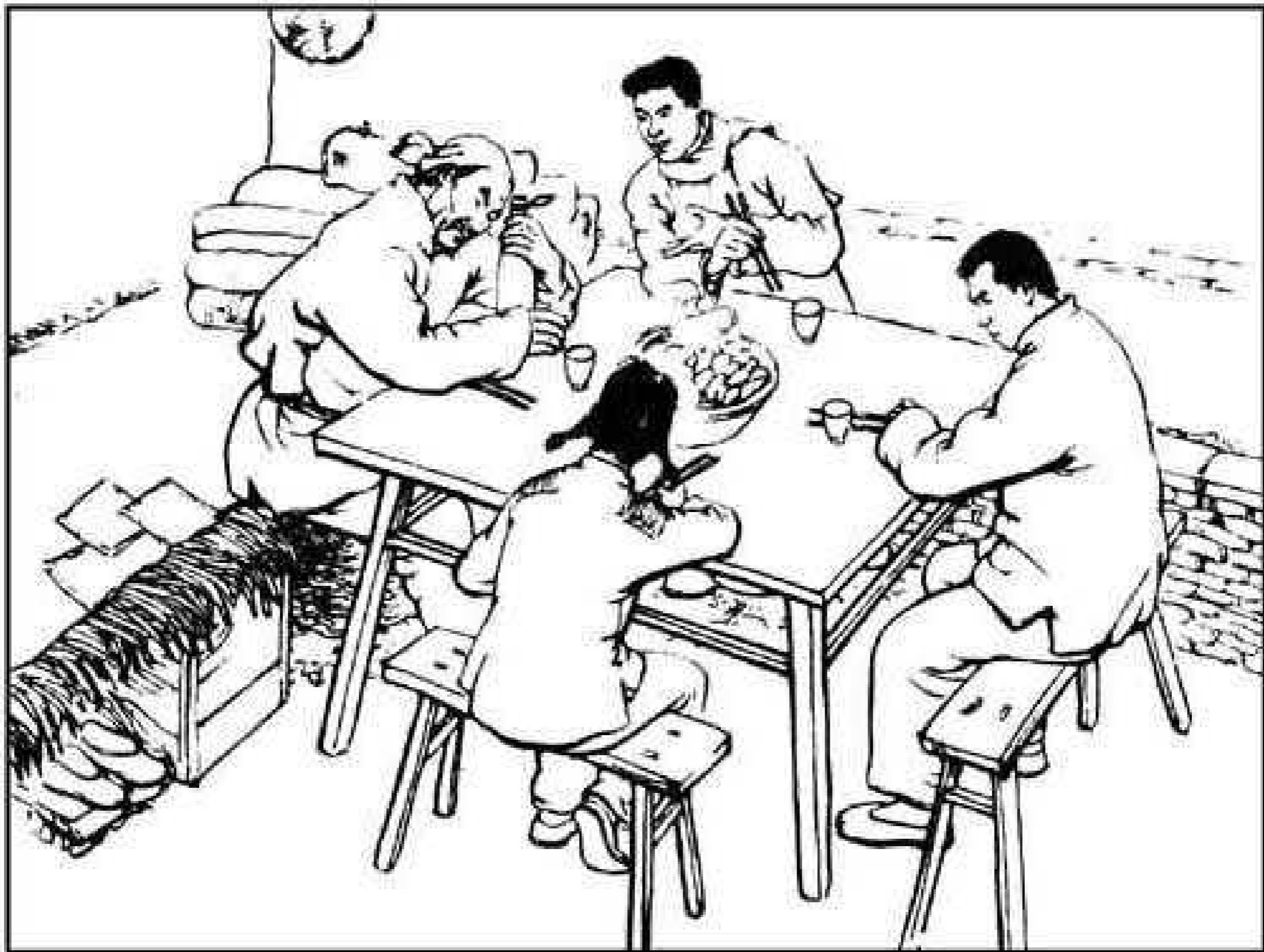
84. 杨晓冬和燕来没谈多久，周伯伯和小燕就回来了。于是宾主四人一齐动手，时间不大，饼大就全部包好了。



85. 水饺端上饭桌，周伯伯让杨晓冬坐在上首，给斟了一杯酒；转身又拿了个豆绿茶杯，倒了半杯酒，递给燕来说：“平常反对你喝酒，今天你也开开斋。”燕来呆呆地盯着酒杯，一声不吭。



86. 周伯伯几杯酒一下肚，话板就密啦。他一向看待燕来兄妹像亲生儿女一样，只是嫌燕来性格不好，在外面看到不平的事，回来就又叫又骂。老人怕他惹出是非，想管又管不了，因此说着话又发起牢骚来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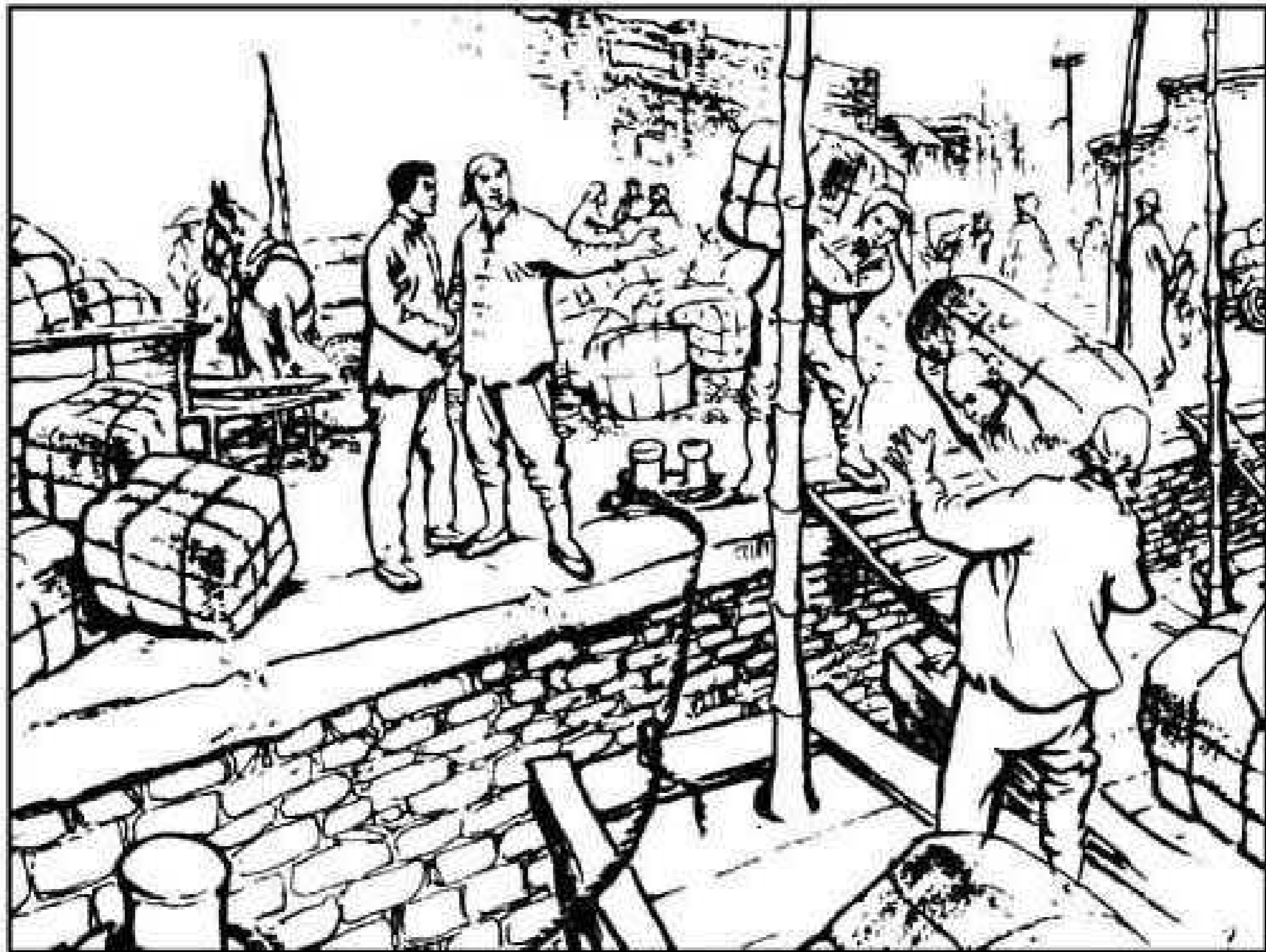
87. 周伯伯越说话越多，韩燕来当着客人又不好发作，把涌到嗓门的话强压下去。杨晓冬新来乍到，不好评论谁是谁非，只得采取了息事宁人的态度，举起筷子笑着说：“饺子快凉了，大家都吃吧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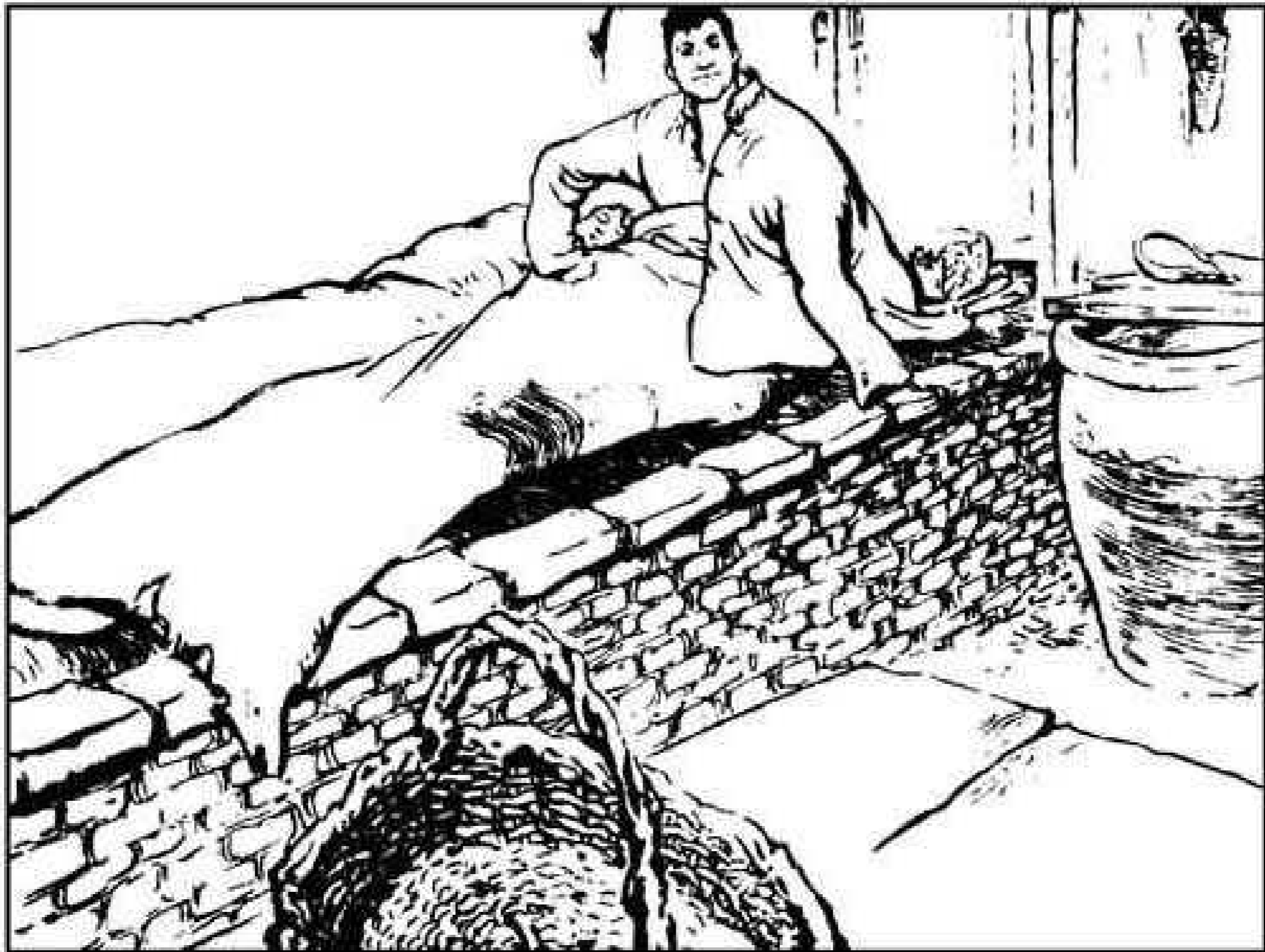
88. 饭后，周伯伯回房休息去了，杨晓冬便和燕来谈起心来。首先讲了讲目前的形势和革命的道理，然后用充满希望的眼光望着燕来，很关切地说：“燕来，你不比别人，不能这样糊糊涂涂地呆下去呀！”



89. 这句话好像刺痛了燕来的自尊心，他猛然立起，抄起桌上那半碗酒，一口吞下去道：“杨叔叔，你对我的看法不对！我不是糊涂混日子的人。”接着他谈起他过去的一段遭遇。



90. 原来韩燕来曾在发电厂当过学徒。每天下班后就到河坡去溜弯儿，无意中认识了一位撑船的水手，是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。经过几次谈话，水手答应介绍他去解放区参加革命工作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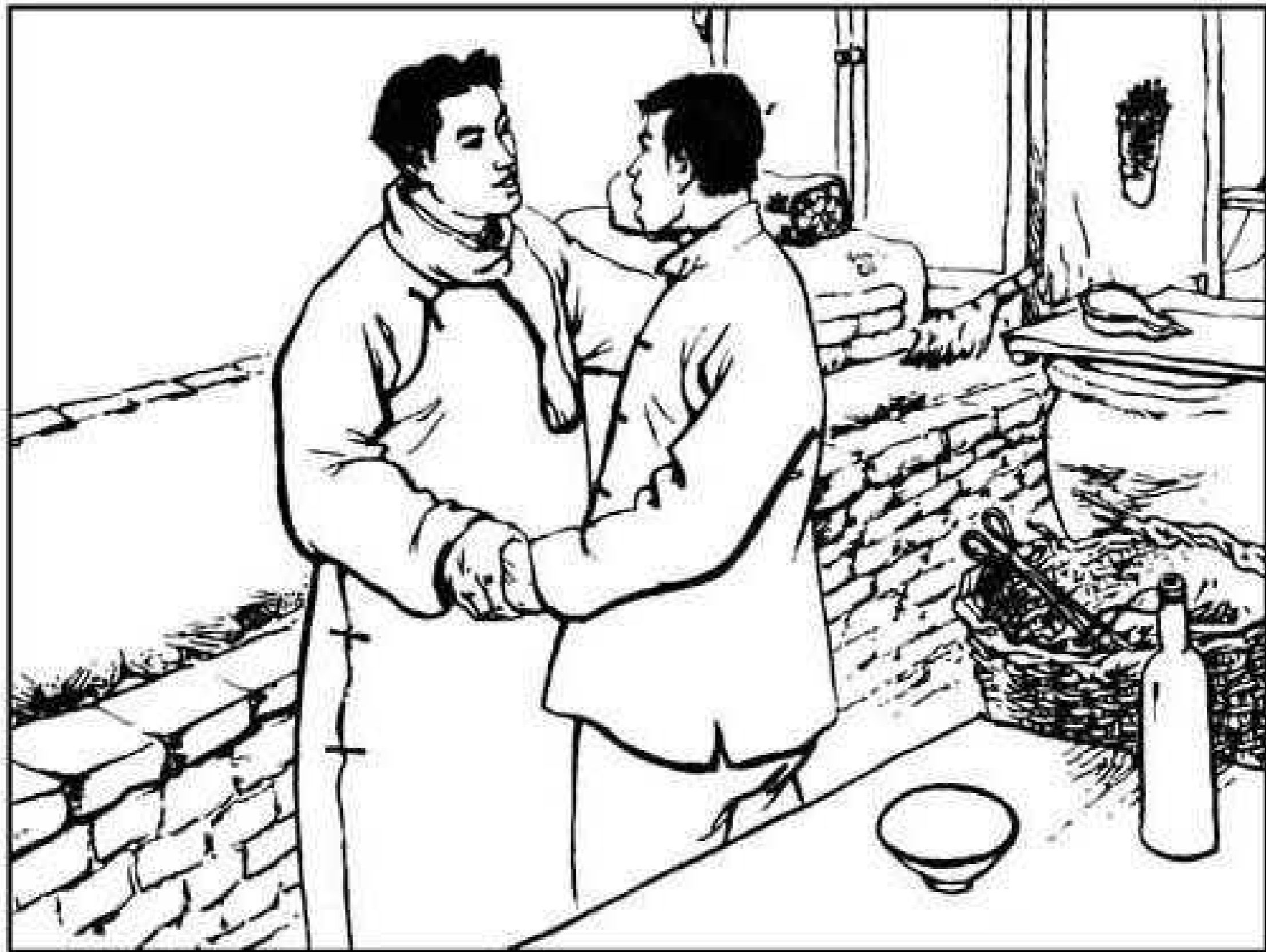
91. 在那些日子里，燕来有说有笑，显得活跃极了。有一天，他接到水手的通知，叫他在后天上午十点钟到南河坡码头集合，跟伙伴们一起坐船在解放区去。他高兴得一夜也没合眼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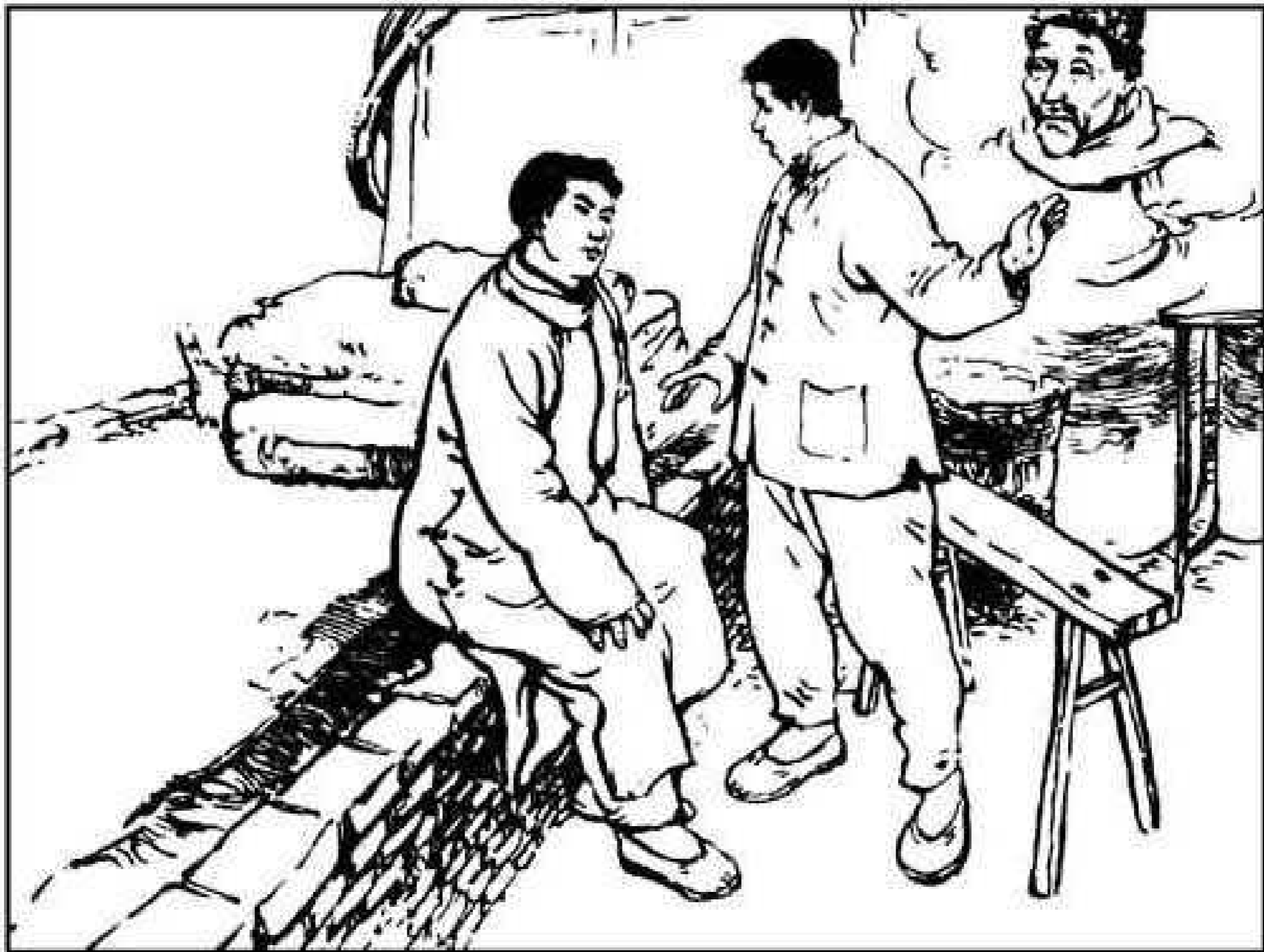
92. 那天天刚亮，他就跑到城外码头上。谁知左等右等，等到中午也不见有人来。燕来正在焦急，忽听人们吵嚷说，日本人要枪毙共产党，刑车开过南关大桥啦。他不禁吃了一惊，怀着不祥的心情，赶去看个究竟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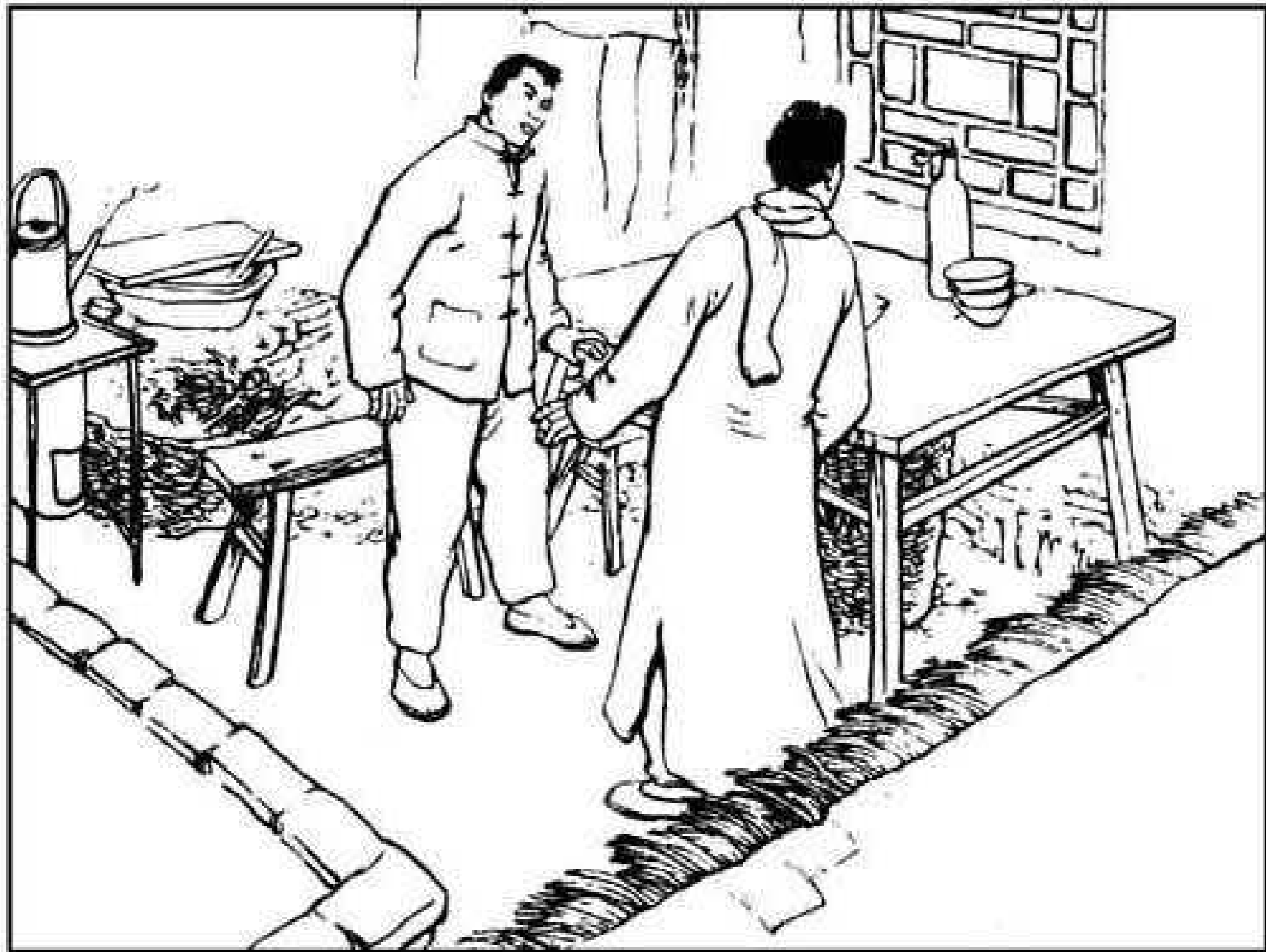
93. 燕来跑到跟前，一眼看到刑车上绑着的正是那位水手，嘴里还高喊着“打倒日本帝国主义”的口号，燕来心里又是愤慨又是凄酸。水手同志牺牲了，燕来和革命组织也失掉了联系。



94. 从此燕来很苦闷，跟周伯伯说话，不投机，就抬杠。杨晓冬听了他的遭遇，上前握住他的手，亲切地问道：“燕来，你还愿意走你父亲走的那条路吗？”燕来又激动又坚定地说：“死了也要走父亲走过的道路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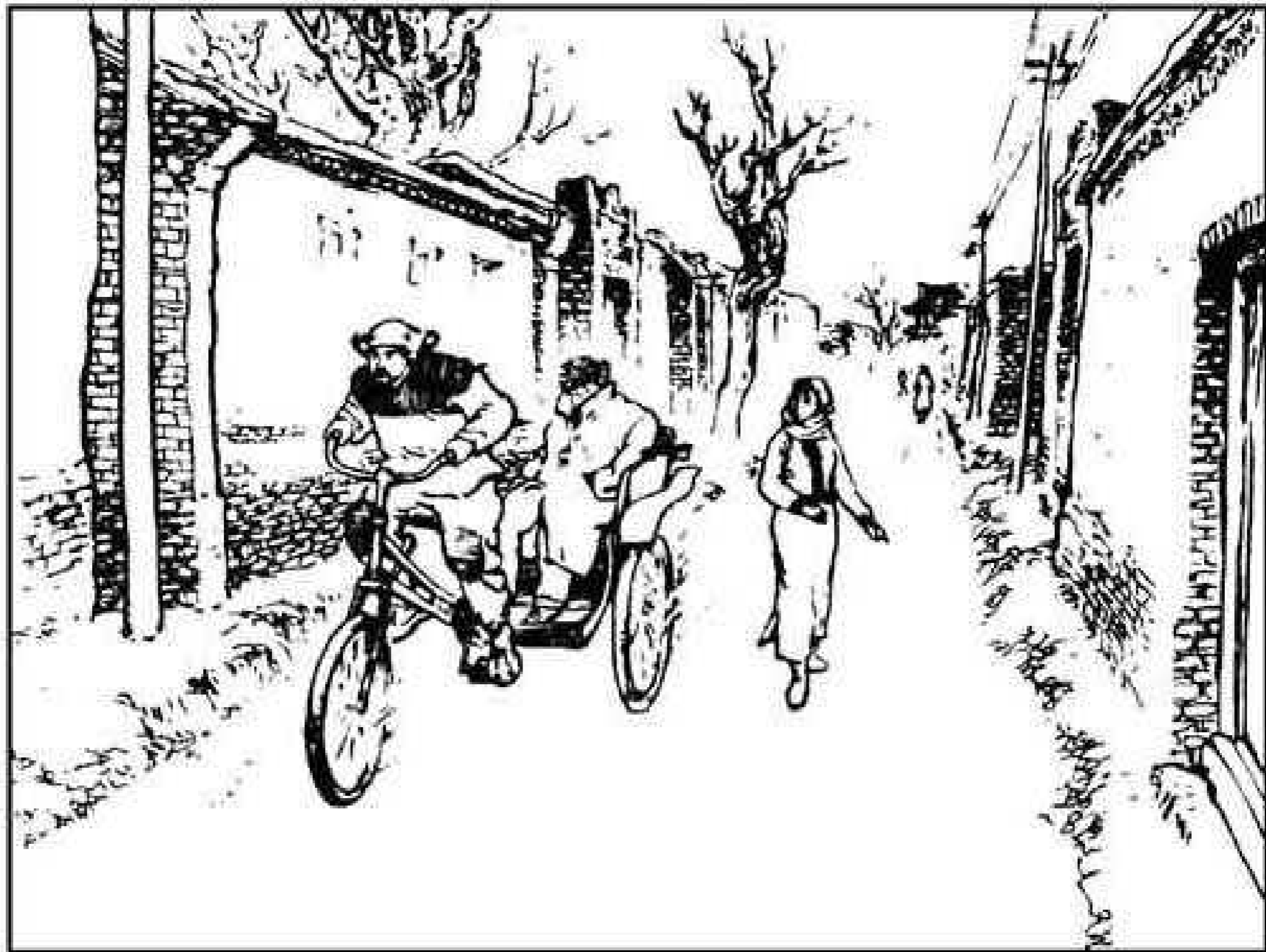
95. 杨晓冬又向燕来打听二房东苗家的情况。燕来说，苗先生是个不问政治的伪公务人员，在伪省长公署当科员，通过他也许可以办好户口手续。杨晓冬听了很高兴，于是决定在燕来家里住下来。



96. 韩燕来兴奋极了，说他要永远记住今天这个日子。这时天气放晴，杨晓冬望望窗外的日影，快到晌午了，不禁暗叫声：“糟糕！”把和银环约会见面的时间耽误啦！



97. 银环昨天和杨晓冬分手后，她一直担心杨晓冬找不到住处，怎样度过这漫长的冬夜呢？她回到宿舍，坐不稳，立不安，她想也许小高会有办法，便连晚饭也没顾得吃，就急急忙忙去找高自萍。



98. 高自萍住在万家楼。平日他借口这里敌伪上层人物多，不许银环常来找他，所以银环对这一带并不熟悉。她冒着风雪走到这里，却找不到高自萍的住处。正在着急，有一辆三轮车从她身边掠过，在一家住宅的后门口停下来。



99. 接着就见一个身材瘦小的人从车上跳下来。趁他面向灯光付钱的时候，银环认出是高自萍，便高兴地赶过去，轻轻叫声：“高先生。”高自萍一看是银环，心里很不痛快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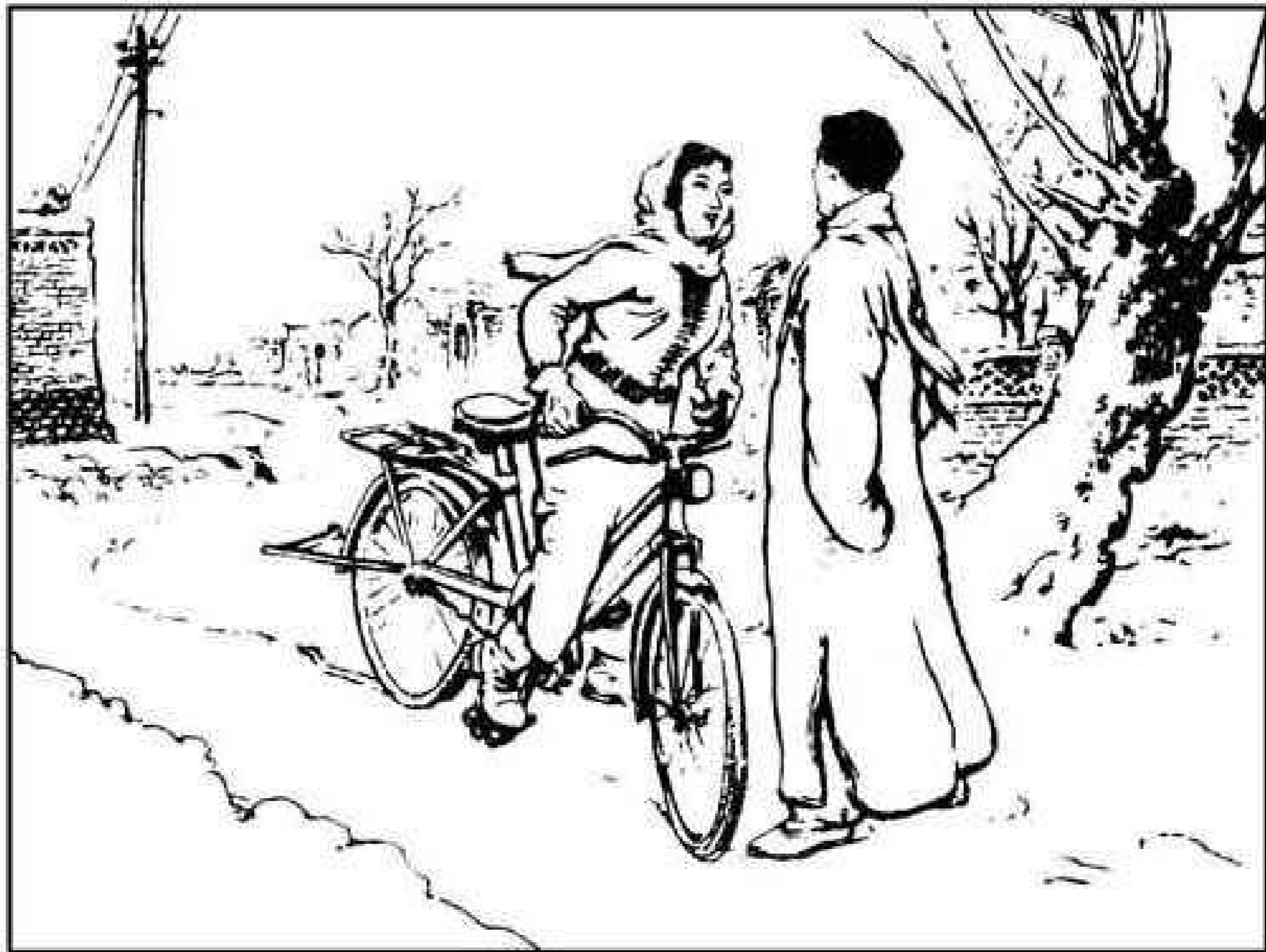
100. 银环见三轮车已去远，便低声将杨晓冬的情况和当前的处境对他学说了一遍，高自萍冷冷地答道：“任凭是谁，也不许到我家来接头。”三言两语，把银环顶走了。



101. 银环拖着沉重的脚步返回宿舍，一夜也没能入睡，好容易盼到天亮，就跑到和晓冬约会的地方——西下洼。谁知左等右等，九点都过了，也不见杨晓冬的影子，她心里又慌乱又害怕：是不是被敌人抓走了？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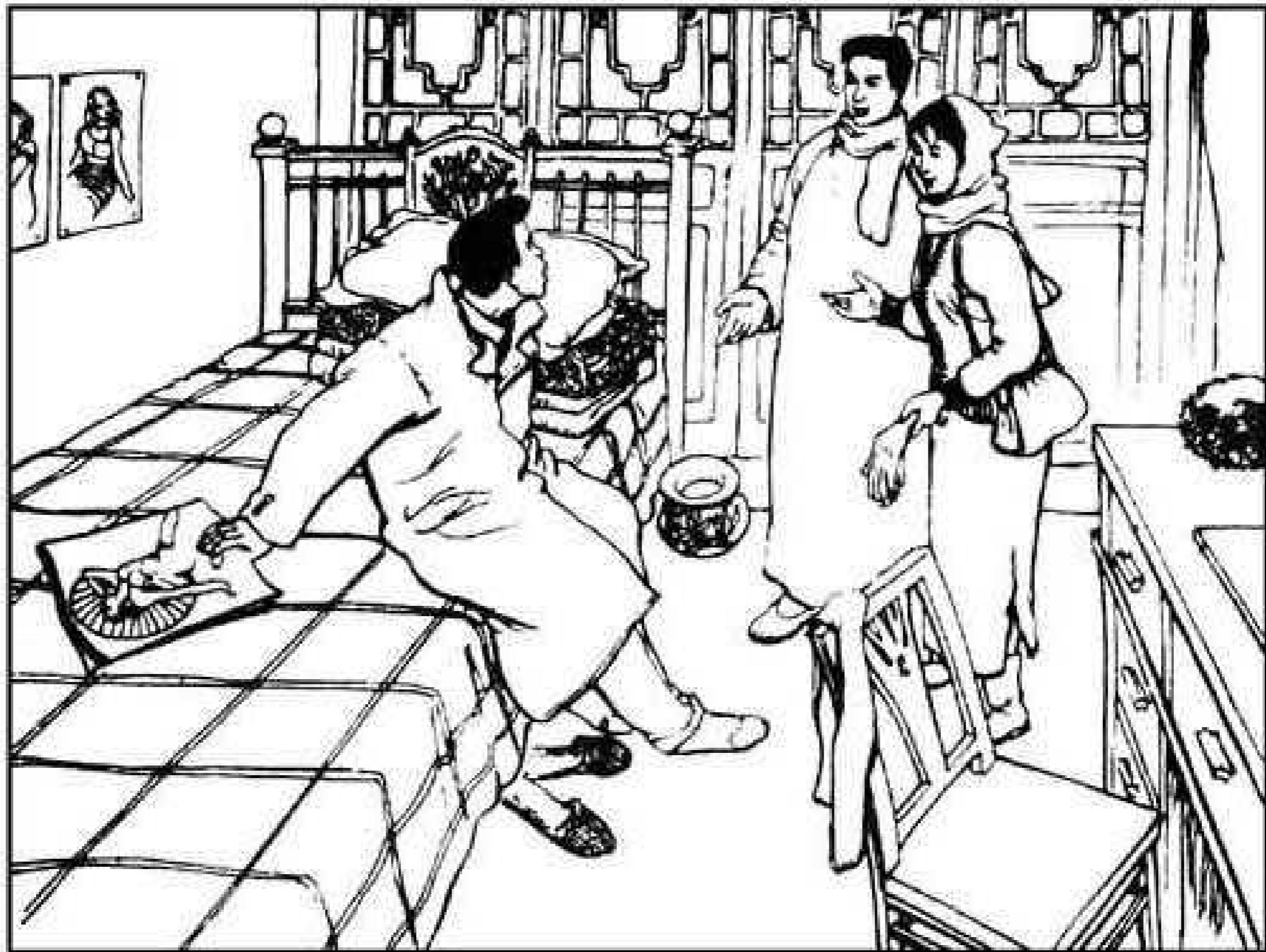
102. 这一天，银环心烦意乱。另一个护士小叶，是银环是要好的姐妹，见她心神不定的样子，觉得很奇怪。



103. 下班钟敲了第一声，银环就急急走出医院，蹬上小叶的自行车，一口气又跑到西下洼，见杨晓冬已等到那里，她不禁狂喜地叫道：“我的天，你到哪儿去啦？真急死人！”



104. 杨晓冬把巧遇韩家兄妹的经过讲了一遍，银环听了满心喜悦；可是当晓冬要她带着去见高自萍的时候，她立刻显出踌躇的神情，但又无法推托，只得领着杨晓冬前往高家。



105. 这天晚上，高自萍躺在床上，正在欣赏影星画报，听得有人敲门，还没来得及站起来，就见银环领着一个陌生人走进来，他心里很不高兴，也不知嘴里嘟囔了一句什么？狠狠地瞪了银环一眼，便叫银环到外面看着。



106. 杨晓冬主动地作自我介绍之后，就对高自萍提出：自己没有任何合法证件，需要内线同志们的掩护；并要他设法从内部开辟一条交通路线，掩护同志们过路。高自萍听了，脑袋摇得像拨浪鼓似的，连说不行。



107. 杨晓冬觉得高自萍又可笑又可气，便很严肃地说：“如果你真担着重要的工作任务，也可以不管这些‘小事’，那就请你谈谈工作情况吧！”高自萍可着慌了，一味地设词推脱。



108. 高自萍接着又说，他们叔侄正在干一件放长线钓大鱼的工作，等这大鱼上钩之后，省城会四门大开，让解放区军民排着大队进来。杨晓冬见他信口开河，不愿再听下去，就起身告别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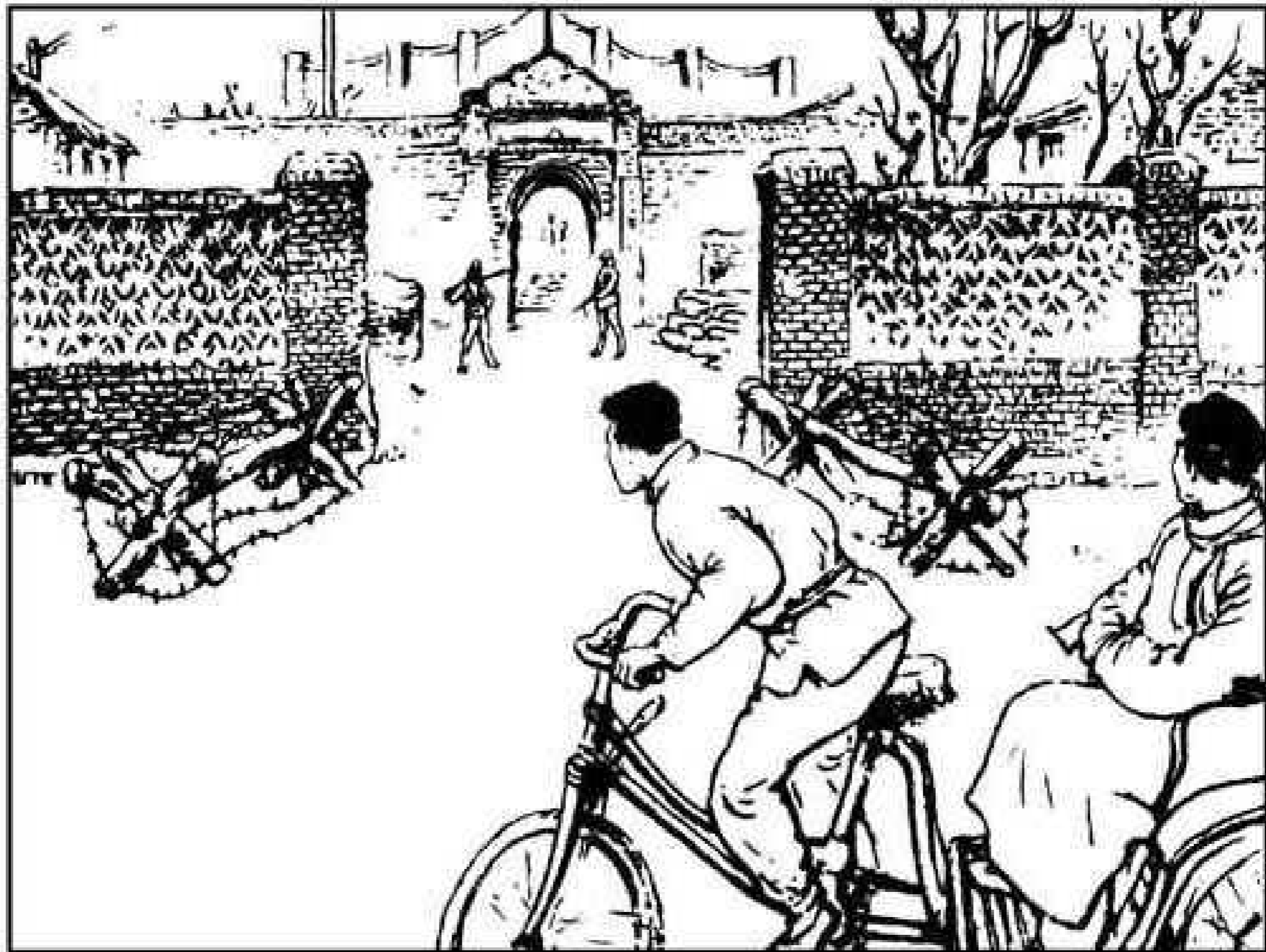
109. 杨晓冬压抑着内心的激愤，离开了高家。银环要伴送他回去，杨晓冬不肯，正争论间，一辆三轮车从黑暗的角落里蹬出来。为了不使银环伴送，杨晓冬连价也没讲，就坐上车去。



110. 三轮蹬走了，银环还不放心地喊着：“拉体育场，给他三角钱。”拉车的哼了一声说：“我拉到家门口，一分钱也不要。”杨晓冬听着声音耳熟，仔细一瞧，才看清是韩燕来。原来燕来特地前来接他，已在外面等候多时了。



111. 杨晓冬见韩燕来这样热情，立刻觉得心头有一股暖流，抵御了冬夜的寒风，冲散了从高家带的抑郁。他感到坐车是对同志的不尊重，忙叫燕来煞住车，自己要下地走；但燕来不肯，说前面就是女二中了。



112. 说起女二中，事变前是一所多么好的学校呀！到处栽满了鲜花，年青的同学们进进出出；或是现在这地方却变成比阎王殿还可怕的日本宪兵队了。走到这里，杨晓冬咬牙愤恨；燕来蹬着车急驰而过。



113. 小燕在家里正等得很着，一听见敲门，就飞也似地跑出去，把杨晓冬迎进屋来，高兴地告诉他说：“二房东苗先生已经同意把紧挨周伯伯那个小跨间租合给住，还答应托朋友给你补一张证明书，报上户口哩。”



114. 杨晓冬听了很高兴，正在这时，正南方忽然响起隆隆的炮声，把小燕养的两只鸽子惊得咕咕直叫。杨晓冬估计是在铁路上开了火，小燕非常兴奋地说：“说不定这回八路军可打进城来啦！”



115. 杨晓冬看到小燕那种懂事的表情，便用夸奖的口吻鼓励她说：“叔叔知道你是个有出息的好孩子，以后有好多事要依靠你哩。”小燕眉毛一扬说：“有什么事，你就吩咐吧，别看我人小，就是个胡椒，也能辣他们坏人一下！”



116. 杨晓冬趁热打铁，仔细讲解了革命的道理，要小燕利用卖课子做掩护，负责同银环接头。小燕连声答应着，欢喜得又笑又跳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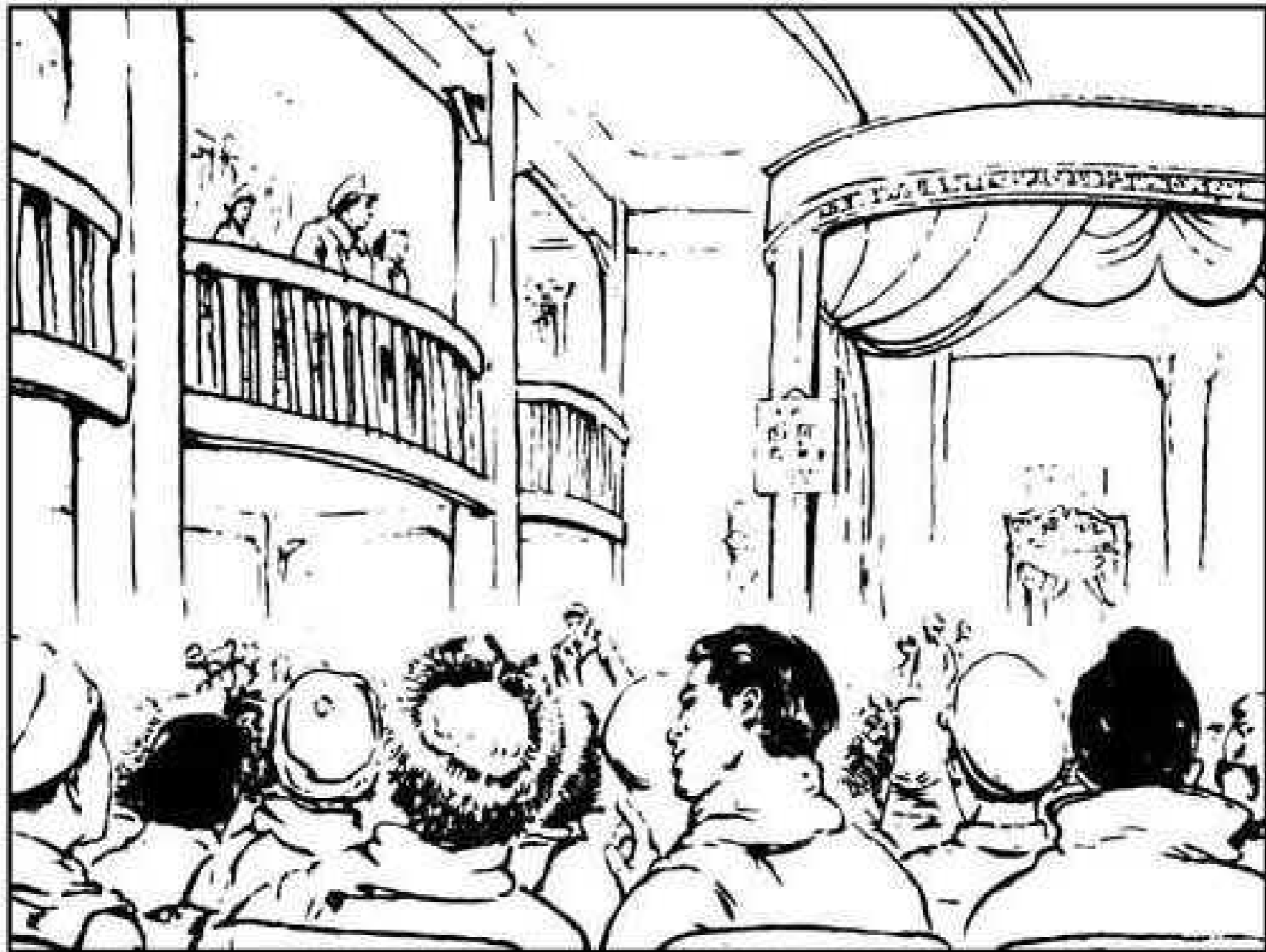
117. 这一夜，高自萍可没睡好觉。他一方面埋怨银环不该把一个没有合法证件的人领着进来；一方面又感到自己的言语态度对待一位党的负责同志，实在有失检点。他越想越不是滋味，想设法弥补一下。



118. 第二天，高自萍刚吃过早饭，叔父家的女佣人就送来两张戏票，是商会庆贺伪省长吴赞东新兼警备司令包的场。高自萍认为这倒是联络杨晓冬的好机会，便通知银环邀请他在新舞台会面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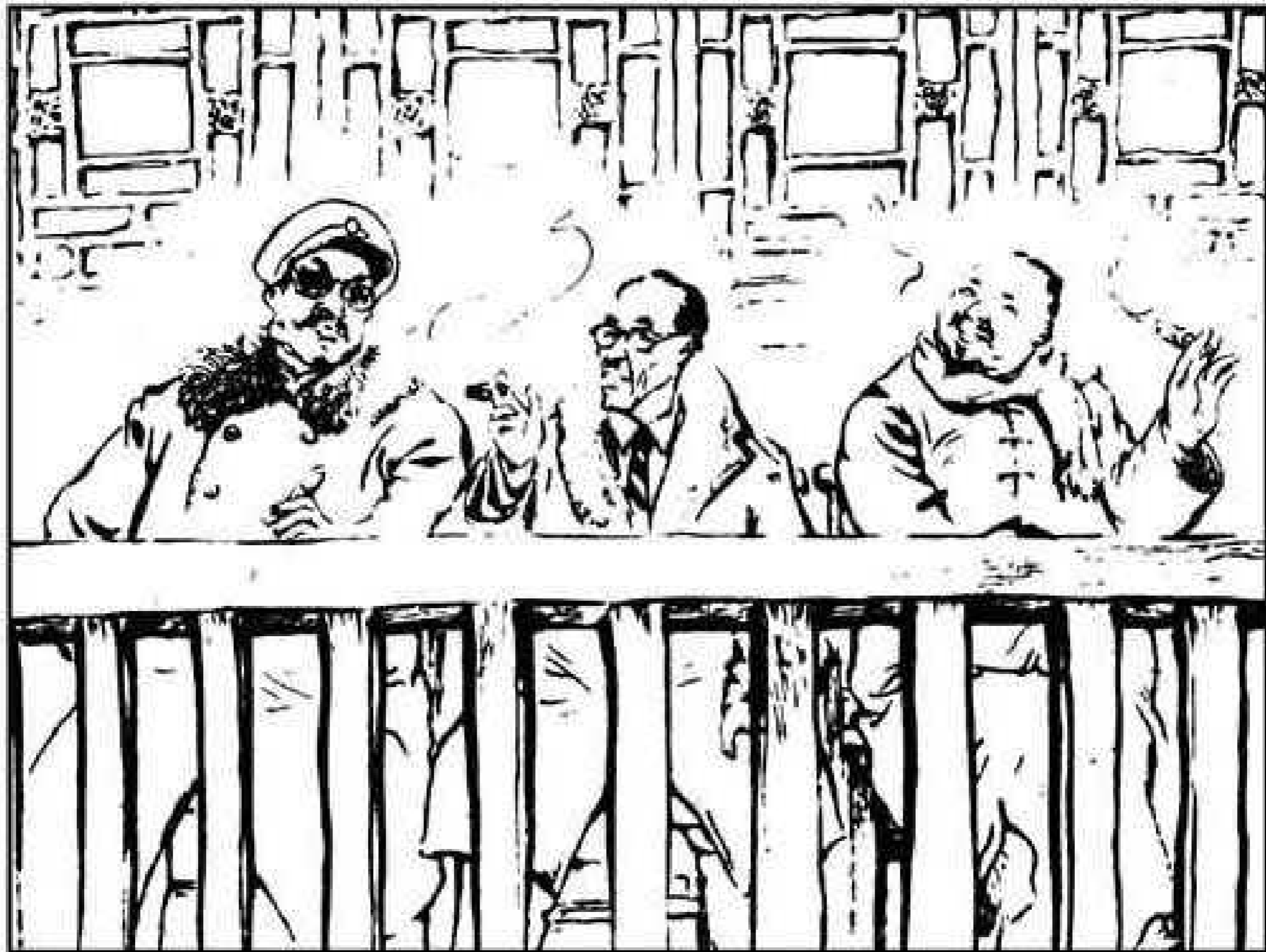
119. 杨晓冬不知高自萍有什么要紧的事，便按照约定，在华灯初上的时候，赶到新舞台门口。高自萍迎过来，作出十分亲热的样子，握住杨晓冬的手。



120. 杨晓冬随高自萍走进剧院，只见楼上楼下都已座满，只有正面两个厢空着。在靠边一个厢里，坐着一男一女，男的是个伪军上校。晓冬一打听，才知是伪治安军第一团团团长关敬陶。



121. 这时，猛听得一个外号叫“麻狼子”的伪第二团团长高喊了声：“统统立起！”接着就见正面厢里走进三个人来——前面走的是日本首席顾问多田，后面跟着伪省长吴赞东和伪治安军集团司令高大成。



122. 杨晓冬冷眼旁观，见吴赞东新兼警备司令，洋洋得意；那个外号叫“独眼龙”的高大成，却满脸不高兴，不时用他那一只眼睛又嫉妒又忿恨地盯着吴赞东，使人一看就知他二人之间有不可调解的矛盾。



123. 麻狼子是伪省长的儿子，多田和伪省长坐定后，他就威风十足地叫道：“晚会开始！”刹那间锣鼓齐敲，响声震耳；可是就在这正热闹的时候，关敬陶却偕夫人退席了。这件小事给杨晓冬留下较深的印象。



124. 杨晓冬哪有心情看戏，他悄悄把高自萍带到休息室外的平台上，要他具体讲讲他们叔侄进行的工作。高自萍满脸带着夸耀的神情，说他们争取的目标就是今晚台上的台柱子——吴省长。



125. 杨晓冬很严肃地指示他：跟敌伪上层人物打交道，要头脑清醒，提高警惕。高自萍默不作声。杨晓冬看他满脸透出不高兴的神情，便转变话题，问他护送过路的事有没有办法，高自萍不由皱起眉头。



126. 杨晓冬沉默不语，两眼注视着高自萍，高自萍无形中感到有一种压力，才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伪市政府的铜质证章，并介绍了证章的作用，杨晓冬接过来，说了声：“你回去看戏吧，我还有点事要办。”便匆匆离去。



127. 杨晓冬回到西下洼。一进屋，小燕就递给他一张报，说是银环送来的。他接过来正要翻看，忽听二房东苗先生在门外说：“杨先生这么晚才回来？”随着话音，他一掀门帘走了进来。



128. 苗先生很熟悉敌伪上层人物，听说杨晓冬参加了今天的晚会，就滔滔不绝地讲起来。杨晓冬从他嘴里了解了不少的敌特情况。



129. 苗先生走后，杨晓冬重新拿起报纸翻看，发现第四版的左角上剪掉了一块，他眼里立刻放出了光彩，叫燕来插上门，拿着报纸就在火炉上烤起来。



130. 几秒钟后，报纸上显出了肖部长的笔迹，大意说，昨夜通过铁路，因敌人拦路扫射，有两位病弱绵首长同志留在路东，叫他们设法送出封锁沟。杨晓冬看完，马上把报纸烧掉，就和韩家兄妹商量起来。



131. 原来韩燕来有个要好的朋友叫邢双林，在伪军里当贴写，家住在西关外铁道边上，母亲开了个小茶馆，和北卡子口的伪军都很熟悉。杨晓冬分析了情况，认为还可靠，便给银环写了封信，让小燕送去，叫她照信行事。



132. 一切都约定好了。第二天早八点，杨晓冬同燕来走出西城门，来到约定的地点——青石桥。工夫不大，就见银环推着自行车，后面跟着两辆拉病人的三轮，走到跟前，装做陌生人和杨晓冬扫问去教会医院的道路。



133. 这个医院的主事的是法国人，地方荒僻，过去这里的病人很少，自从城里医院大部分被敌人征用后，来这里看病的人就增加了，每天不下一二百。可是医院的工作却很坏，有时病人死了一两天都没人知道。



134. 小叶的姑母是这个医院的护士长，所以银环对这里的情况很熟悉。她到了医院门前，向后面跟上来的杨晓冬和韩燕来点了点头，便扶着两位首长直奔候诊室。



135. 在候诊室里，杨晓冬才发现这两位过路的首长，一个是平原军区政治部的袁主任，另一个是中国共产党北方分局的一位部长。杨晓冬便低声和银环商量过路的事，叫燕来快去找邢大婶打听情况。



136. 从医院到邢家茶馆只有半里地，韩燕来几分钟就走到了，见了邢大婶，他开门见山地
说，有个朋友要带点东西过卡子口，问邢大婶能不能给想个办法。邢大婶以为他要走私，连连
摇头，叫他不要冒险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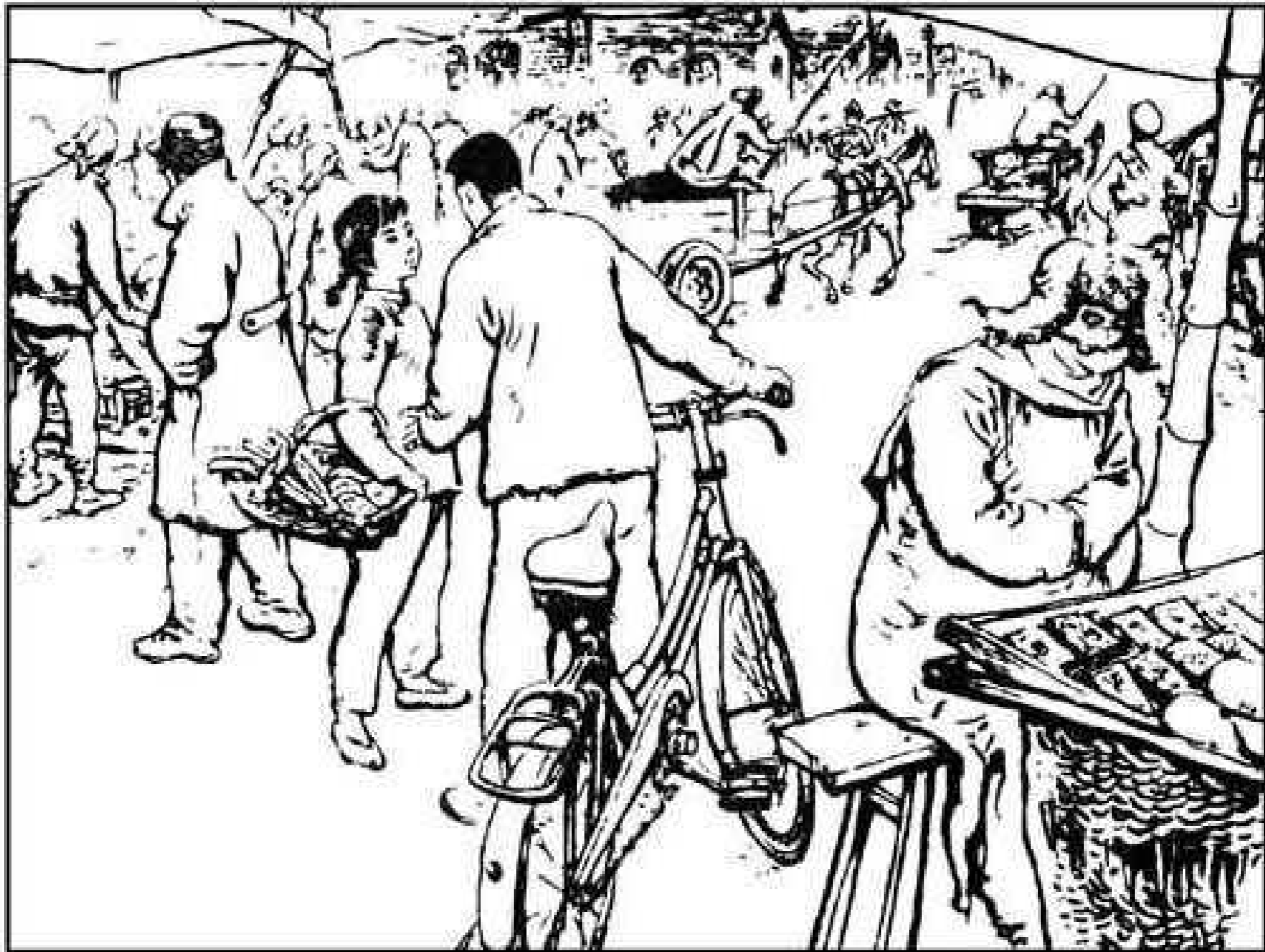
137. 韩燕来听着不入耳，拿起脚就走，回来向杨晓冬汇报了情况，心里又是着急又是难过。他想，自己夸下大话，说过路不成问题，现在怎么办呢？他看了看墙上的挂钟已经十点多了，决心再到别的卡子口看看，便抄起银环的车子，骑上就走。



138. 平时，南卡子口是伪警察把守，可是现在却换了两个全副武装的鬼子兵。韩燕来一看，这里是不行啦，便急忙转身朝中卡子口奔去。



139. 中卡口在车站地道外，分内外两道门，内门有鬼子兵，外门是伪军把守着，两门中间有相当宽的地带，摆列着临时摊贩，燕来推车走进这中间地带，忽听有人喊了声：“哥哥！”回头看时，小燕挎着篮子跑过来。



140. 小燕关心地问起过路的事，又和哥哥低声商量了一阵，她想出一个主意，手指着那边一家坐落临街的煤厂子说，她常到那里去卖油条，穿过厂子的后门，就可以绕到这中间地带，这样就可躲开鬼子这一关了。



141. 可是还有伪军这道关口怎么办呢？燕来推着车跟小燕转了一趟，见伪军拉煤的大车不断出入封锁口，站岗的连问也不问，他不由灵机一动，和小燕耳语了几句，眼里闪着希望的光芒说：“这可全瞧你的啦！”小燕答应一声就匆忙地走了。



142. 一刻钟后，小燕连蹦带跳地回来了，说西马庄伪军营部有十多辆拉煤大车，押运的是个伙伕头叫王迷糊，曾吃过她三个馊子她没要钱，听说她有两个来城里看病的穷亲戚要趁车回去，就满口答应了。燕来大喜，急忙回去报信。



143. 上午十一点半，燕来领着杨晓冬他们绕过煤厂后门，找到了小燕，见到了伙伕头。这时王迷糊已喝得醉醺醺的，他大包大揽地让“病人”上车，还从车上拉下两件破军大衣，叫他们披上。



144. 首长们和杨晓冬交换了一下眼色，表达了走这条路的决心，便披上伪军的破军衣，同王迷糊坐在一辆车上，不大工夫就出发了。韩燕来步行紧跟在后面。



145. 银环和小燕望着煤车平安无事地过了卡子口，心里都有说不出的高兴；杨晓冬却始终牵肠挂肚，心想：燕来还没有经验，能完成这么重大的任务吗？碰上敌人怎么办？他越想越不放心，便叫银环和小燕先回去，自己就追下去了。



146. 煤车走得很快，拉下杨晓冬已有一里多路，他再三加快脚步，也没赶上。眼看前面快到马家庄了，远远望着并排矗立的敌人三个大碉堡，心里又焦急又不安，他担心地想：他们可别到敌人营部去呀！要知后事如何，请看下册。